

第十四本

卷二十二 佚事 35

卷二十三 藝文上一 27

卷二十四 藝文上二 50

府制詔 奏疏

府 書 記



嚴州府志

笑廬署

嚴州府志卷二十二

佚事

祥異 仙釋

雜傳 弭盜

方伎

古逸周書所以紀外史也郡志所載自方輿以下事無巨細皆條分縷析按籍可稽水旱祥異有闕一郡之民生休戚必當詳載至若東漢孫堅之雄畧南宋楊后之母儀無所附麗故舊志與方伎仙釋皆隸諸外傳又若弭盜一書則將帥之智勇紀律之精嚴皆于是乎著所以紀功勳于不朽也志佚事

祥異

以時代號年 紀元按叙

三國

吳

永安五年黃龍見于新都之靈巖山更其名曰龍山
甘露二年建德水湄獲大鼎進吳主改元寶鼎封太守
孫韶爲建德侯

宋 六朝

元嘉二十年白熊見于新安守臣以獻

梁

承聖口年六月遂安縣隕霜殺草

唐

神龍元年三月乙酉睦州大風拔木暴寒且冰

元和十年分水龍口山有五色雲起占曰此大魁之兆

施肩吾讀書其上果中狀元

唐末分水地震無雲而雷人謂天鼓鳴嗣即裘甫倡亂
宋

紹興中桐廬禪定院生紫芝

紹興三十一年冬無冰且雷暖如夏日

嘉定八年大旱百二十五日無雨

嘉熙四年夏秋闔郡大旱明年春民食橡蕨塗芋枕藉
淳祐十二年夏建德大水五日方退壞公私廬舍無算
寶祐中夏遂安縣蓮生並頭縣合趙必珍有記

景定中夏建德縣瑞麥生于東郊

景定二年秋郡大饑

元

大德四年秋瀋安縣瑞麥生

至正元年有大星墜于分水慶雲山聲如雷鳴光照百里雞犬皆驚

至正二十二年建德大饑

至正末有白虹如十字交于分水縣治有廣文知占候
卽遁去越三日紅巾賊至焚掠無遺

明

洪武三年旱

洪武八年旱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桐廬縣蝗自北來食禾穗竹木葉俱盡

永樂四年大水

宣德九年旱

景泰七年遂安縣大水漂沒廬舍禾稼桐廬大旱

成化十四年冬桐廬縣牡丹花放

成化二十二年大水

宏治二年建德大旱

宏治八年秋九月桐廬縣梨李皆華杜鵑盛開

宏治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桐廬縣地震

正德元年六月至八月不雨

正德三年五月至八月不雨

嘉靖五年淳安縣民項家狗抱雞蛋十數皆化爲蠅蚋
嘉靖十三年淳安大水壞民居廬舍

嘉靖十八年春建德大水踰城堞及府治儀門漂沒田
廬不可勝計是年六縣俱大水洪濤中有物如牛頭
角崢嶸人以爲龍云

嘉靖十九年春分水縣有白鸚鵡棲于縣治

嘉靖十九年遂安縣居民鄭谷家豕生一物如象如獅

嘉靖二十年建德等六縣大旱蝗食禾不可勝計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壽昌大饑乙巳丙午復饑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建瀆遂桐同日大風飄瓦如
葉府治樓飛墜城外是日覆舟不可數計

嘉靖三十二年分水縣有白氣如蛇從桐江沿溪而入
屈曲徃北不過河埠橋惟由溪東之山而上衆甚驚
異時倭寇犯浙不數日有倭寇數千不敢渡埠橋過
東岸從湯安嶺去後知爲柳王之神所拒

嘉靖三十四年秋分水縣文廟前桂子叢生大如銀杏
嘉靖三十七年春遂安縣瑞芝生縣西象山之陽

嘉靖三十七年春六縣訛言黑肯至居民惶惑鳴鑼達
旦匝月而罷

嘉靖三十九年涪安縣大饑餓殍相枕籍

萬曆七年青蟲食禾桐分二縣爲最

萬曆十六年嚴州大饑且疫死者載道斗米壹錢捌分
民掘草根而食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地震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嚴州大水竹生米民賴以食

萬曆三十三年霖雨壞田萬餘畝漂沒民房溺死男女

不可勝計

萬曆三十六年大雨平地水高十餘丈

萬曆三十九年麥大有六縣皆然壽昌麥有兩岐粟有

兩穗知縣周幹採獻

崇貞元年戊辰七月郡城大火澄清門內外民居燒燬

殆盡延及城樓

崇貞十一年桐廬縣治通邑盡焚僅存數家次年飛蟲

食稻

崇貞十三年庚辰孟夏淫雨彌月二麥無收仲夏大疫

六邑皆然

崇貞十四年辛巳春夏大疫桐廬縣旱

崇貞十五年壬午夏大水至三元坊上秋蟲食禾

崇貞十六年二月烏龍山霧皆綠色三月東湖水赤如
血三日始清六月初一日未時大風折木

國朝

順治五年戊子桐廬縣麥秀兩歧歲登大有

順治六年己丑竹閣產靈芝於大木杪

順治八年辛卯斗米白金四錢

順治十二年遂安縣四月至七月不雨夏桐廬縣大水

壞堰秋復大旱

順治十五年六月遂安縣雨黑沙

順治十六年四月建瀋遂三縣牛大疫六月天雨黑沙
順治十七年壽昌縣蝗害稼次年秋大旱

順治十八年辛丑五月二十四日各鄉出蜃洪水烈風
傾屋六七月復大旱

康熙五年丙午建德縣聖廟前紅光燭天是科王齡昌

中魁

(舉人)

康熙五年十二月澄清門內大火東西民居盡燬延燒
城樓

康熙七年戊申六月十七日戌時地大震生白毛

康熙十年辛亥夏秋六邑大旱蟲食穗殆盡

康熙十一年壬子遂安縣儒學泮池蓮開並蒂

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有大星自東北方經天後有數十小星隨之至西南方而隕聲響如雷

康熙十三年甲寅五月遂安大水漂田廬

康熙十三年冬十一月建德縣有黑熊從府學柏木杪躍入民家斃一婦人而去

康熙十八年除夕和義門內大火一街盡焚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六邑大水漂沒田禾廬舍敗棺枯骼蔽江而下建邑水踰城垣至府治譙樓前

二十一日方退六月初五日水復大至知府任風厚

編筏募舟多方撈救煮粥以療饑者并委耆民赴遠
郡買米平糶詳請蠲賑全活甚衆

康熙二十二年自春迄夏霖雨連綿二麥無收米價騰
貴知府任風厚挪動帑銀委耆老前往產米各處陸
續採買接濟平糶民得延喘以俟有秋

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三衢洪水漂至郡城淹沒田廬
不減壬戌水災知府任風厚詳請蠲賑民甚賴之

康熙二十六年自五月中不雨至七月十二日始雨禾
苗盡槁

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建德縣大水踰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遂安縣十七都南洲生並頭蓮知
縣萬爲恪有詩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遂安縣知縣陳學孔重脩文廟大
成殿瓦上結靈芝數莖輪囷離奇觀者異之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分水縣大水衝壞民房棺槨甚多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五月遂安縣大雨連日山水驟發
淹田禾奉

旨賑恤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五月桐廬縣大雨平地水高丈許

蒙

恩賑恤

康熙六十年辛丑分水縣歲祲高下無收米價昂貴

雍正元年二年三年壽昌縣俱大豐自八年至十一年

亦俱豐

雍正二年甲辰分水縣旱蝗夏秋俱無收

雍正十年癸丑分水縣春水夏旱麥禾無收

乾隆元年丙辰至十一年丙寅壽昌縣歲俱大熟

乾隆二年丁巳九月分水縣牛瘟斃者甚衆

乾隆九年六月十四日桐廬縣桐君塔震初有赤光起

山麓繚繞四射忽霹靂一聲自塔頂直下過半狀如

劍裂

乾隆九年甲子秋七月建德縣大水驟至居民無備蒙
恩賑恤民命得以保全

乾隆九年七月初五日瀋安縣江濤怒漲城市湮沒邑
令劉希洙急出庫錢僱舟子繞屋救活數千人大吏
飛檄糧儲道動帑賑濟又奉

旨加賑民樂更生事具邑進士方葵如甲子救災圖序中
乾隆九年七月遂安縣霖雨六晝夜原谷汎濫闔邑被

災蒙

恩蠲賑有差

乾隆九年七月桐廬縣大雨江水驟漲市城水高二丈
許居民多升屋者凡浸五晝夜方退蒙

恩蠲賑

乾隆十一年丙寅四月分水縣南慈山夜半石鳴如鐘
聲踰月乃止

乾隆十二年丁卯溇安遂安壽昌三縣五月中霉雨過
多上游山水驟發田被淹沒蒙

恩撫恤蠲賑備至民樂更生

乾隆十五年庚午五月溇安縣陰雨連綿西北二鄉蛟

水驟發田禾被淹蒙

題請賑恤民慶得所

乾隆十六年辛未府屬建德淳安遂安壽昌桐廬分水
六縣歷夏秋不雨禾苗枯槁奉

旨賑濟大沛

恩綸給發帑金米石計口撫卹加賑疊沛

恩膏仍設法平糶凡城市鄉坊各設米廠地方安堵百姓

樂業

乾隆十八年桐廬縣夏秋雨澤愆期禾苗乾旱蒙

題請蠲緩發給籽本居民得所

雜傳

東漢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孫武之後中平元年黃巾賊張
角起皇甫嵩朱儁將兵討之儁表堅爲左軍司馬
堅募精兵千餘人與儁并力大破之邊章韓遂作
亂涼州董卓拒討無功遣張溫討章等表請堅與
叅軍事溫以詔書召卓卓詣溫堅耳語溫以軍法
斬之溫不能從章聞大兵至黨衆離散乞降軍還
議者以軍未臨敵不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
卓無不嘆息時長沙賊區星衆萬餘人攻圍城邑
乃以堅爲長沙太守旬月之間破之封堅烏程侯

靈帝崩卓擅朝政州郡興義兵以討卓堅亦舉兵
北至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按軍法
斬之郡中震慄袁術表堅為破寇將軍領豫州刺
史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困堅與數十騎潰圍
而出復收兵合戰大破卓軍卓憚乃遣李灌詣堅
求和親堅曰吾恨不滅卓三族豈與和親耶卓乃
入關焚燒雒邑堅至洛修諸陵平卓所發掘初平
三年術遣堅擊劉表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
為表將黃祖軍士射殺堅四子策權翊匡後權稱
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今桐廬縣南有堅祖父孫

鍾墓

齊

蕭敏宗室穎達之子爲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
詞訟者遷于畎畝焉後張弩損腰而卒

隋

陳暉陳高祖霸先之裔也握兵鎮睦州上則彈壓山
苗下則防禦海寇朝廷賴之西越屢旱暉上䟽請
楚粟以濟饑平時御兵有法治民有恩後遷成都
元帥考陳氏有兩將軍鎮浙逸史又曰叔姪同握
兵而叔名暉後人稱陳老相公當是叔云

唐

馮昭泰以景龍元年自邢州刺史拜睦州性鷲刻人
憚其強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
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疾不肯往左臺監察御史李
南隱曰善良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雪其
寃

汪華歙縣人隋大業中領新安郡與淮南杜伏威自
稱吳王武德二年九月遣使降唐以所領黟歙五
州衆一萬內屬高祖嘉之拜歙州總管節鎮宣歙
等六州諸軍事後至宋以陰兵佐邊追封越國公

諡曰靈惠

宋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初爲王淵裨將宣和三年青溪民方臘亂陷睦歙杭等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淵與世忠偕行四年官軍追至清河堰臘宵遁還幫源洞深處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後世忠南渡時屢立戰功封蘄王

張確宣和中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時青溪盜起有自

賊中來者確悉宥之訪得虛實以告諸將其年盜
果平

楊后甯宗后也理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垂簾稱制后
性婉淑通書史誅韓侂胄擁立理宗皆出后謀先
是嚴民苦重賦生子有不舉者開禧元年十二月
御筆盡免兩浙生子錢從后請也自是戶口增數
倍豈非太后深仁厚澤之所致與

元

夾谷之奇蒙古人爲浙西廉訪僉事時滔安尹某者
以催徵至鄉吏胥橫擾宋吏侍何夢桂具酒贄以

見尹怒其弗蚤出迎令人執繫僂辱之適之奇行
部過郡廉得其實收尹屬吏以贓狀聞抵罪有差
士民歌舞于道

鄧文原爲浙西廉訪僉事時桐廬民戴汝惟家被盜
有司已捕獲盜獄成送郡而夜有焚戴氏廬者失
汝惟所在文原曰此必有故也責有司推治得汝
惟屍于水濱及其妻與弟謀殺汝惟狀人以爲神
呂重實爲浙西僉事清節著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
不繼欲攜袍質米室人有吝色因戲作詩曰典却
春衫辦早廚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

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罔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
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果
登第官至監司不改其節

明

李文忠字思本泗州盱眙人從明太祖起兵元至正

十八年戊戌二月由昌化進次瀋安破元洪元帥

營降其衆三月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授親軍

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新破城壁

未備僞吳張士誠遣其徒率獠苗水陸奄至楊完

者兵屯烏龍嶺文忠與之戰大敗其衆取所斬俘

李文忠字思本泗州盱眙人從明太祖起兵元至正十八年戊戌二月由昌化進次瀋安破元洪元帥營降其衆三月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授親軍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新破城壁未備僞吳張士誠遣其徒率獠苗水陸奄至楊完者兵屯烏龍嶺文忠與之戰大敗其衆取所斬俘

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退十九年己亥

三月張士誠復侵嚴州文忠率兵從小北門過鮑

婆嶺出碧溪塢與戰大破之

今城無小北門
係未改築之前

五月

張士誠復侵嚴州文忠遣將何世明率精銳由烏

龍嶺出胥口與戰復破之二十一年辛丑五月丁

亥朔改築今嚴州府城二十三年癸卯金華叛將

殺胡大海文忠率兵救之二十五年乙巳文忠救

新城破張士誠兵二十萬班師回嚴脩造烏龍王

廟二十六年丙午召還授密計還鎮十月進兵克

桐廬富陽下之杭守將潘源明遣員外郎方彛納

欵乃下杭州按文忠在嚴九年記稱其在鎮恩威
流布人民乂安不然嚴不綦憊與

朱亮祖字從亮六安人元將歸明太祖所向克捷丙
午李文忠兵下杭州亮祖與耿天璧逕趨桐廬時
僞吳部將劉真據桐廬縣性慘暴肆毒於民亮祖
至兵不血刃如解倒懸桐民至今思之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杭嚴道僉事
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荼筍鱗
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邦奇數裁抑堂遂以沮遏
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邦奇

怡然就道遺嚴州士民詩云菲才尸位聖恩深士
庶何當淚滿襟明三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格天
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
不忍去輕舸解組越江津

阿寄溇安徐氏義僕也徐氏兄弟別產而居伯得一
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
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吾藜羹阿寄嘆
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
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入山
販漆暮年而三其息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

寡婦婚兩郎嫁三女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
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
婦曰老僕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纖
巨悉記曰僕不敢私毫杪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
疑寄私蓄者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
兒僅蔽緼蔽體而已寄雖老見徐氏之族雖幼必
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數百武以爲常

方伎

明

余德字懋之遂安人元末負才不仕徧遊江淮尤精

堪輿之學衢嚴名墓多其裁定識見出人意表同
時周儼亦以地理著與德齊名

蔣順存壽昌人洪武十七年初設醫學薦授本縣醫

學訓科

戴達道桐廬人以善楷書薦洪武中授馬湖吏目

倪以端遂安人祖凱通天官地理家言端承家學永

樂中以天文舉歷冬官正測驗悉無差忒子忠亦

學天文繼父職仕至監正從祖元賓孫以善等皆

以堪輿著名

方叔和字節之建德人由儒醫授本府醫學正科戊

化二十年部取赴京憲宗命入御藥房供事陞授
御醫累受白金文綺之賜宏治中進階修職郎予
勅命乞歸卒于家從孫應元領嘉靖乙卯科鄉薦
袁瑾桐廬人由醫士任太醫院御醫陞院判兄瑯亦
以儒士厯官大理寺右寺正

程汝明澹安人稟性醇厚孝行篤摯事繼母婉曲承
志得其歡心善療痘疹遇貧不計利多所全活

吳嘉言分水人世以醫名盡得岐黃要旨著醫學統
宗鍼灸原樞等書行于世子學易亦醫著名

何安華建德人術精岐黃屢著奇效尤喜施藥濟人

治療者戶外屢滿京師聞其名授以太醫院院判
子長庚能世其業人比之爲崔或父子云

仇鳳翔字敬寰建德人幼習醫比長通悟方脈諸書
尤善療小兒疾不用藥餌但視其經絡所至以手
摩按令汗出立愈子一焯補邑廩生有文望

國朝

戴邦聘字起莘建德人以醫術名爲人療治輒效尤
敦行誼常建橋亭以利行者周貧濟困施藥餌不
責其值當事重之舉與賓筵子天祐性孝友父歿
時年十七善事寡母撫弟成立傳父業起活甚多

來師曾字成溪桐廬人精醫術療人有奇效官太醫院吏目建邑庠生戴東昇年七十餘病傷寒衆醫皆言不治師曾診視之曰若先天甚足固無患也藥之應手而瘥他治療多類此

仙釋

上古

桐君不知何許人亦莫詳其姓字因採藥求道止于桐廬縣東山隈桐樹下其桐枝柯偃蓋蔭蔽數畝遠望如廬舍或有問其姓者則指桐以示之因名桐君縣爲桐廬江爲桐江溪爲桐溪嶺爲桐嶺而

山亦以桐君名焉或曰黃帝時嘗與巫咸同處方
餌未知是否著有藥錄一卷久失其傳宋元豐中
縣令許由儀訪其書不可得惟山隈有雙小桐在
于是立祠山頂塑像祀之

漢

桐柏張真人名大順漢留侯第八世孫正一天師道
陵之父也辭榮養道居天目山妻夢神人自斗中
降授以香蘅旣覺猶聞異香感而有娠遂生道陵
爲後代道教之祖真人卒塋于分水之朱睦村建
祠樹碑垂二千年至今宗支繁衍不替自明以來

承襲真人張顯庸張洪任張繼宗前後親臨謁祭

三國
吳

陳暉字子厚桐廬人富陽侯碩之子也仕至黃門侍郎征寇將軍封餘杭侯有仙術能驅使鬼神嘗于餘杭一夕築九里塘不假人力而成今桐廬南北二鄉多有陳侯廟卽暉也

晉

許遜字敬之江西南昌人聞吳猛名遂往師之及至猛已卒遺言其子吾去後當有東南人許遜來學宜以真符授之子如其言授遜遜奉持感驗有愈

于猛相傳遜未他時曾于建德烏龍山修真煉藥
常蓄一白鹿每遊之下山詣人家乞火今山中有
大坪差低于四山居其中若環堵然者人以丹基
名之每群鹿相聚前有池久旱不涸雩禱則祀之
郭文字文舉河南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父母終遂
不娶隱于桐廬山中著鹿裘葛巾採箬葉使虎負
之鬻于市貿鹽以自給得錢則遺貧者歸則供仙
侶憩于石丞相王導聞其名遣人迎置之西園温
嶠往候之問曰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
不憶故無情一日忽求還山旣而仙去邑人塑像

于紫霄觀水旱禱之隨應

許邁字叔元丹陽句容人少恬靜不慕仕進時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爲洞庭之西門潛通五嶽于是立精舍于懸霤朔望還家定省父母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徧遊名山初採藥于桐廬之恒山結樓以居後移臨安西山乃改名元字遠遊與婦書告別王羲之與爲世外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後徃茅山莫知所終道流皆謂之羽化云

唐

許宣平新安人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卽獨吟
日負薪朝出賣沽酒日夕歸路人莫問歸何處行
穿白雲入翠微後竟仙去

錢相公者分水人也不治生產駕舟爲業值無人貨
卽虛舟而行捕役疑而踪跡之但見棹動如飛衆
漿莫及始訝其異有餘姚館師登其舟見其不飲
不食月夜歌曰小小乾坤似一航夫妻父子兄弟
到岸便分張我也不住城城內鬧攘攘我也不住
鄉鄉內苦幫幫不如笑傲清風與明月斜帶箬帽

過錢塘歌已別館師忽不見其形今土人皆祀之
謝老真人者杭州人以販鹽爲業嘗歇于龍塘渡口
愛其奇秀笑謂同伴曰吾將築室于此旣以氊席
鹽籬寄何姓王家曰予三天門下得道真人也今
來告別王家怪而送之至龍塘石上危坐而化兩
目燦然有光二履躍入潭中已乃風雲冉冉身入
雲霧中不知所往

宋

葉道士失其名溈安人素有道術一日無病而逝入
棺後鄉人于途遇之不知其死葉謂曰今日當雨

爾歸可語吾徒于西牆上收我所曬履及歸視履
果在啓棺視之惟冠裳而已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卽血疾夢道士與藥服之而愈
遂別其夫入山修道宋淳熙中逢三仙欲攜之往
對曰有母在願終養因與丹一粒吞之遂不復食
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真人

葉梅卿壽昌人明春秋通史傳理宗朝仕舍人後棄
官家居習修煉導養之術一日忽示偈曰脫却塵
凡皮殼明辰金闕朝尊次日恬然而化將殮顏色
如生後昇塋輕甚啟視之惟衣存焉

元

錢九五澗安人居蜀阜幼習五雷天心正法樵採山中
有雷部神爲孕婦所魘九五爲之解釋遂得上
昇因授以呼雷法時縣苦旱使祈雨應禱而降後
往龍虎山受籙道逢二老人對弈啖以數果頓覺
精爽倍常遂得道仙去

明

邛駝桐廬人病僂因以名家貧操舟濟渡不責直隔
岸暮夜有呼渡聲駝急就之無所見及返又呼往
又無所見拔篙將行身偶仆起則身已直矣越數

載死殯已久隣有至衢者見駝與一人同行囑寄
所穿鞋以歸又貽之以屣隣人得屣行步如飛不
日至家以鞋付其妻視之故殮時物也識者知其
尸解云

卜景雲壽昌人常居仙池巖習修煉之術洪武己酉
夏郡城旱知府劉遵道徵至郡禱雨輒應縣北牙
吹塘水數泛濫人多患之縣令強雲治之雲囑其
妻曰速具吾棺吾其殆矣言畢而往初以紙劍投
水水寢濁再投以鐵劍水爲之赤歸卽臨鏡自書
其像而卒

唐

稠錫和尚桐廬人唐開元間卓錫南岳庵前稠木自
開因號稠錫初至僧衆不納一日偕二虎來僧衆怖
走稠錫曰弗怖只欲決去留耳吾不能住此庵虎
當噉我如可居遶吾身三匝虎遶行如數衆懼請
留四方聞風而集衆至五百遂爲大禪刹云

少康俗姓周縉雲人母羅氏夢至鼎湖峰見玉女手
持青蓮花授之曰此花吉祥寄汝已而有娠迨生
清光滿室香如芙蕖七歲未言母抱入靈山寺瞻
佛像康忽語曰釋迦佛聞者異之十五歲出家從

禪宗

學諸方貞元中至長安遇一僧謂曰汝緣在睦州
康因至睦乞食得錢誘小兒誦佛一聲遺一錢卓
錫高峰山建淨土道場集衆念佛康聲獨高衆見
佛從康口出連誦數過佛出如貫珠坐逝之夕有
光燭烏龍山山皆爲白色宋元符三年賜號廣導
大師

道明睦州人俗姓陳初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長
入開元寺爲僧契法于黃蘗居第一座大闡宗風
回開元常自織草履鬻以養母及施行路者因號
爲陳蒲鞋黃巢兵入境人洵懼請于明明告以勿

憂爲大草履合標之三十里外木杪巢至欲挈履
舉之不能動卽舍去自是郡人益尊禮之號陳尊
宿或有叩擊隨問隨答宋元符中賜號悟空禪師
因就明養母處建尊庵以供奉之

五代

義澄富春人俗姓孫年十二投新定龍門僧德銓出
家周顯德中年已五十八歲始祝髮訪道四方宋
咸平中任信州玉山巖洞縣令章得象異之以聞
真宗召至闕賜號明慧大師後還錢塘以苦熱得
疾作偈曰本來無質豈有去住要識真歸南來北

去端坐而逝年百八十有二

文益俗姓魯本餘杭八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其所至道場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益調機順物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計周顯德五年跣趺而逝諡大法

眼禪師

宋

尹山僧俗姓汪居瀉安之梓桐鄉結庵于尹山之頂既示寂其徒以頂骨納琉璃瓶中瘞之歲久欲遷葬夜夢僧指其處及得瓶腹大頸小頂骨依然莫

知所從入人始信其非凡僧也至今水旱祈求多著靈異

朱佛心壽昌人耕山誦經遇亢陽常有雲覆之諾人以雨輒驗忽一日至葉樞密家求山水衣其家曰無有朱曰在某篋笥中良久又曰吾帶一小畜恐驚人當出收之家尾其後見一虎繫焉葉見其靈異遂與之衣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八日跌坐而化三昧火自焚其身至今野燒至此卽滅

國朝

僧淨岑號深谷義烏人幼喪父事母極孝出家披剃

爲僧歷叅諸方禪衲付以心印遂闡曹洞宗風卓錫烏龍山之玉泉庵善于誘接隨機化物遠近皈依後往來會稽雲門顯聖寺有語錄漫言等書行世弟子付法者智旭智賢

弭盜

漢

建安中山越之賊據丹陽黟歙之地吳王孫權遣將軍賀齊討之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射矢還自向輒不利齊選精卒以白楛擊之大破其衆黟帥陳僕等皆死卽其地置新都郡分

嶺南府志 卷二十三
歙新定爲始新縣焉

晉

孝武帝時瑯琊賊孫泰傳錢塘杜子恭妖術浮狡有
小才誑誘百姓愚者信之如神太子少傅王雅言
于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名爲徐州主簿尤
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見天
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煽動百姓私聚徒衆三
吳士庶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王導之誅
之衆聞泰死猶以蟬蛻登仙云

宋

泰始初陽伯子爲新安太守時潯陽內史行江州事
鄧琬奉晉安王子勲作亂先遣伯子及軍主任獻
子襲黟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
屯據縣城茹公與臺城軍主邛文李靈賜蕭伯壽
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克斬伯子獻子首張悅擒琬
斬之子勲亦爲沈攸之所殺

齊

永平中富陽賊唐寓之僑居桐廬自云其家墓有王
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
遂陷富陽至錢塘僭號置太子遂據郡又遣僞會

稽太守孫滋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京寓
之謂可乘虛而襲滋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
峽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
至錢塘一戰擒寓之進兵平諸縣今桐廬縣有唐
寓之城

唐

永徽中睦州妖女陳碩真始言仙去與鄉鄰訣或告
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于是姻家章淑微妄言
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煽惑永
徽中遂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淑微爲僕射破

睦州攻歙遣其黨圍婺州刺史崔義元發兵拒之
其徒爭言碩真有神術犯其兵輒滅宗懼不肯用
命叅軍崔元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
不能持久義元乃命元籍爲先鋒而自統衆繼之
至下淮戍擒其謀數十人夜有星墜賊營義元曰
賊亡速矣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障者義元曰刺
史若避誰肯死叱去之由是衆爭爲用力斬首數
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義元御史大夫

乾甯中鎮海節度使周寶裨將陳晟領餘杭鎮使中
和四年謀逆攻睦州逐刺史韋諸朝廷因命晟爲

刺史乾甯四年淮南將安仁攻之不克而還光化
三年宣州將康儒攻之吳越王錢鏐使其弟鉉往
救之儒食盡遁歸晟據州十八年而死弟詢代立
畏鏐忌已適因徐綰亂與田頎通鏐疑之割桐廬隸
杭州詢遂與鏐絕鏐遣指揮使楊習攻之圍詢于
睦州詢奔廣陵

宋

徽宗時青溪縣盜方臘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惑衆
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
故其地相傳爲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中

梓桐幫源諸洞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官屢酷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嗟怨臘因民困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神鬼詭秘事相煽攻青溪克之遂陷睦歙州地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彞棄城走杭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衆強東

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搶牌手兼程以來使
不至滋蔓帝得疏大驚時方聚兵以圖北伐聞方
臘亂遂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
制置使率禁旅及番漢兵十五萬討之前鋒至青
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居乃宵遁還
青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
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
臘于幫源洞擒之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五
十二人于洞之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
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居民二百餘萬所

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八月臘伏誅改睦州爲嚴州青溪縣爲淳安縣靖康中遂安賊倪從慶因有詔諸路遣兵勤王遂倚以爲名十二月作亂推師巫爲首嘯聚三千餘人擾害良民前屯田員外郎詹大和統兵致討復請于浙東西安撫使各遣其僚屬提兵來援賊屢戰少衰阻險自固二年四月大和遣人招諭之從慶出降并其首領悉送京師脅從之衆釋不問咸使歸業

紹興中遂安賊繆羅傳授魔術以惑衆三年四月遂結

聚作亂縣捕之不獲卽以聞州知州顏烏檄通判
朱發督兵馬監押王宏提兵討焉宏與力戰敗之
追襲至巢穴擒羅并其首領始朝廷聞羅反遣神
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其麾下兵至會宏已成功
因平餘黨而還羅腰斬家屬流海南餘論罪有差

元

至元十三年四月衢州賊章焞自衢婺作亂借其黨
唐良嗣方忠義自蘭溪來犯三河界宣撫唆都遣
招討焦興總管高興擊却之斬忠義六月焞復偕
楊武烈來侵都又遣萬戶嚴忠傑總管高興擊却

之賊黨華貴華明葉采五復以三萬人越壽昌犯
白沙渡據羅桐埠都遣千戶孫繼文同知杜榮赴
勦大戰逐北至衢之白馬洞焚其巢穴而還

至元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澧安賊童承孫與其族童
曾童萬六等作亂夜焚縣市權縣趙孟莊率鄉夫
捕獲曾與萬六誅之承孫竄匿莫獲至月之二十
七日復夜出焚縣治居民一空殺縣丞李弼通走
權縣趙孟莊三月招討使議且招且捕以土人黃
載權縣于閏三月招承孫入城降四月衢婺州兵
變五月徽州戍將李世達反承孫陰與交通唆都

訊承孫得實斬于市承孫姪童興祖等遂嘯聚徒
衆焚戮彌甚峻都方進兵衢婺卽以偏師擊之興
祖走險固守終未肯下至十月叅政奧魯赤提軍
八閩遣分赤速帥騎步萬人率同知杜榮總管王
顯千戶陳顯共擊之一日而七寨俱破渠魁童興
祖童轟等竄逸招討立重賞搆之十一月權縣黃
載權港口巡檢胡元擒獲興祖轟等解府伏誅

元末於潛賊梁萬戶率衆搆亂烏合至數千人皆以
紅巾裹頭號紅頭巾自杭至徽轉掠潛安建德諸
處窮鄉下里無地不到至桐廬邑人王舉姚邦采

邵暉等糾募義兵敗之于安樂鄉未幾明少保常
遇春自新城來李同僉自嚴州下會師大戰盡勦
紅巾之衆

明

江西東鄉賊王浩入初爲郡吏侵漁庫帑官司捕之
急遂嘯聚烏合殺掠淫虐無算郡兵不能捕蔓延
歙衢率衆萬餘據馬金嶺逼嚴坑爲婺睦之衝風
聞皆震懾守將白宏爲賊所擄官軍奔潰詔以都
御史桐廬俞諫節制六藩討之復命都督桂勇裨
將賈鑑統邊兵二千馬兵三千助戰諫至相機勦

捕搗其巢穴生擒浩八及首從二百二十九人斬首七百餘級餘黨悉平

崇貞中劇盜許都部下賊王騏生金華人初從許都據東陽縣寇義烏浦江蘭溪皆被殘時嚴州知府胡崇德募義勇爲城守計騏生率其黨攜家口至嚴見知府願爲効守意在襲嚴致政中丞宋賢察其狀密與守議收其黨與斬之惟騏生遁去尋捕至亦斬于市

國朝

順治四年遂安賊黃貞五與夏可日結砦峽源山聚

衆數千餘索餉徵兵不應輒殺之十四都諸處皆蓄皆盡時開化八都九都賊與峽源相犄角于是峽源賊益熾往索葉村余姓餉余衆謀襲之事泄賊焚其廬戕生員余萬禩余士義余士昇并族衆四十餘人嚴鎮奉檄調遊擊閻飛虎援勦飛虎祥符人多機畧治兵嚴整乃移檄衢鎮擒八都驍賊虎自率輕兵襲九都賊巢殲其渠魁數十人奪旗幟器械而還更令千總郭明籍竈兵絕峽源餉道賊始望風投誠乘其衆心離搜勦之貞五因深箐中其黨縛以獻解院磔于市餘悉令歸農

順治十一年徽州賊汪汝奇焚遂安九都銅山民居

出洪坑口掠橫沿蔣村等處殺擄甚衆直抵札源

時大雪被擄及逃入山者皆凍死十二年十月賊

首羅鼎榮等掠儒洪擄數十餘人防守把總范進

忠追捕不克死之是月賊魏福賢支黨程和尚等

三千餘衆掠毛村焚廬舍殺數十人擄子衿并居

民百餘驅縛賊巢索金帛不應輒殺之賊屯大源

在開遂西常四邑之界嚴協鎮宋天祿率鎮標郭

明吳得榮等分兵薄之徽衢援師悉會賊走西安

與官兵戰不利據周公源官兵搜勦畧盡于是山

賊始平

康熙十三年三月閩逆耿精忠叛五月遂安賊周三喜洪夏狗嚴九喜等聚眾峽源中軍都司閻進千總吳得榮乘夜雨擊之斬三喜擒九喜等數十人六月二十六日土賊五百餘薄城下閻進吳得榮開西門禦之砲斃數人賊奔潰九月十五賊復引開化常山賊幾萬人掠毛村援兵不出眾遂潰賊肆焚殺而去十九日賊數萬趨城副將鮑虎分兵接戰敗之十一月賊帥汪非石屯瀆安威平鮑虎馳擊之非石砲傷右心遂擒賊大潰次年七月鮑

虎擢赴黃巖接任副將洪起元至遂招撫汪飛龍
餘賊俱降遂境以平時壽昌淳安兩縣又有劉萬
冲者亦聚衆遙與犄角前後俱爲鮑虎所勦定數
年間三邑紛擾而遂安爲甚總督李之芳追還難
婦賑濟流民又蒙

特恩蠲免錢糧四載民始安堵

咸豐八年粵西賊石達開攻衢州六月經大帥明安
泰總兵饒廷選擊退流竄壽昌教諭宋紹周死之
踞數日守衢官兵窮追賊仍取道常山退廣信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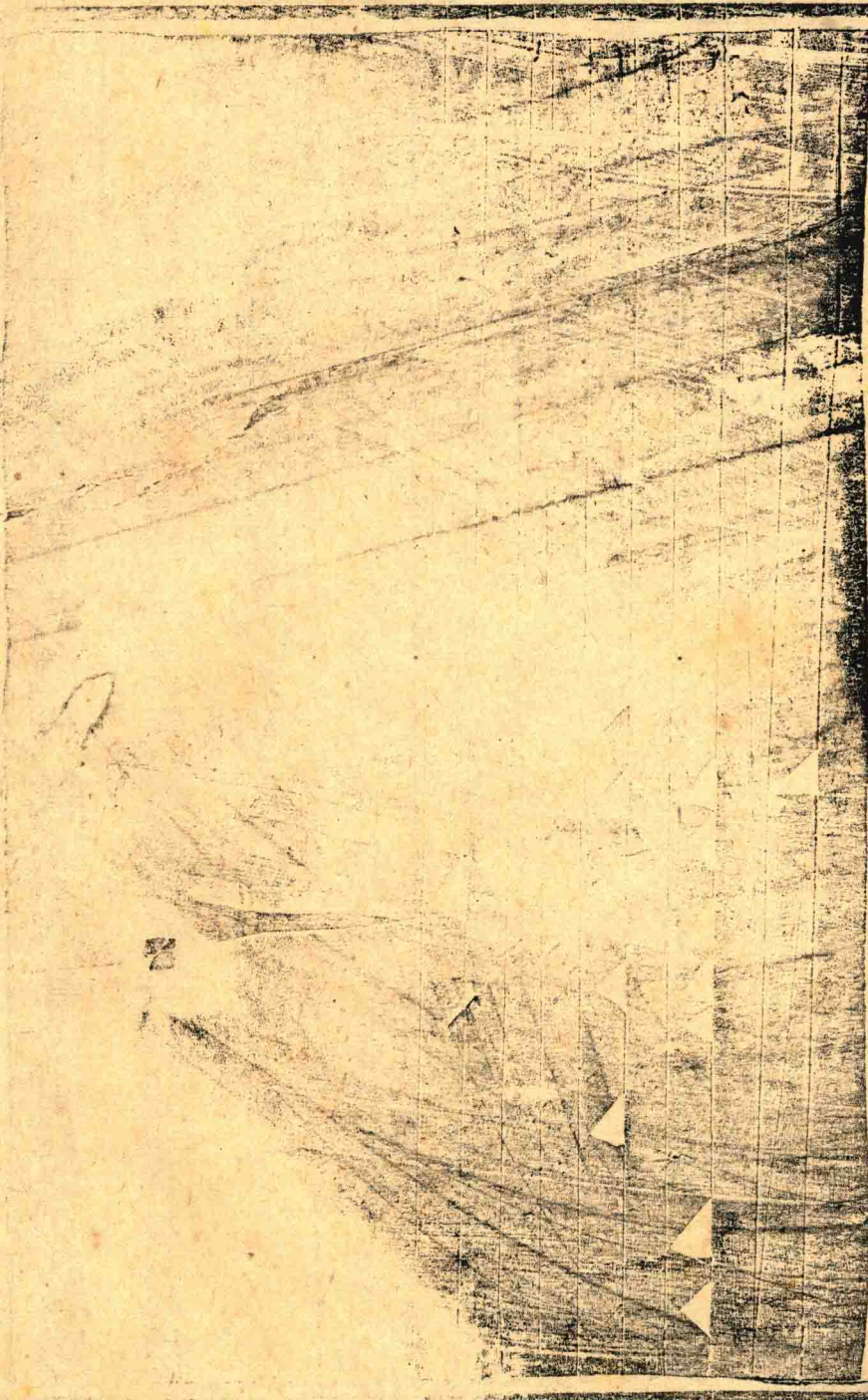
年三月張忠壯公玉良克復杭州省城賊率黨西

由昌化犯涪安副將張虎臣等力戰陣亡北自於
潛竄分水千總李夢庚徐登鼇死於難九月賊由
涪之梓潼原越嶺陷郡下寇桐廬楓嶺營遊擊張
照率桐汛千總方錦俱戰死時猶旋失旋復十一
年七月郡城再陷李前守文瀛投水自殉闔屬均
爲賊據同治元年十月前守魏喻義自江右領兵
至開化出遂涪攻郡之和義門力殲巨魁斬悍賊
數十先遣裨將周勢榮駕礮船從衢州直下遏其
水道賊由烏龍嶺遁遂復郡城各屬邑次第收復
四年正月賊目汪海洋復由甯國府界竄浙小路

掠遂安縣北鄉楚湘兩軍合兵追擊時魏前守率將士營於遂之橫沿昏口兩鎮布犄角勢協力攻剿殲賊數百陰遣幹弁徐茂桂身縛示檄混入賊隊張貼解散至馬金嶺散脅從者以千計嚴屬於是肅清

同治十年五月江西及廣德客民來嚴開墾中有匪徒混跡聚眾壽昌乘前守陳郡試時冒爲商販混匿城中初八夜漏下四鼓縱火殺人揭竿響應數百人分擾街衢居民震恐俱奔避烏龍山一帶時副將黃中理急整隊伍親斬前鋒六七賊餘匪向

西門遁復經官兵追殺數十人迨天明散無蹤影
猶恐旁竄分飭各汛防守文武各員曉夜加意梭
巡越旬餘始相安無事



嚴州府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

制詔
奏疏

文以載道理學經濟之篇尙矣他如序記碑銘等作
苟能立言有則亦足以訓方面勵俗藝文所係豈淺
鮮哉嚴郡自唐宋以來名賢著述難更僕數志中所
採俱有關於風教民彝及創制沿革之大匪是弗錄
旁及山川題詠亦以類聚見黼黻隆平之象焉志藝
文

宋太祖特授皇弟匡義爲睦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
詔

建隆元年正月甲子詔曰朕應天順人宅萬方面建號自
家刑國睦九族以推恩皇弟三弟新補殿前都虞侯匡義
擢秀本枝協謀興運自天鍾德秉文武之才在邦必聞有
孝弟之行屬茲勅業宜被寵光俾領郡條兼提使印官階
等爵式示等威徵鶴鶴之詩方思於外禦董獬豸之眾用
肅於內朝雖曰匪親不居亦無生而貴者是膺歷試仍錫
嘉名勉樹令猷永保多福可特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
節睦州諸軍事行睦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
封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宋徽宗初授皇子構遂安慶源節度使制

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制曰周封同姓以親賢式厚深根之固漢尊二等而立爵載圖磐石之安朕隆紹慶基端膺駿命永錫祚嗣肇開第室之榮對揚王休申畀國章之寵丕昭顯冊亶告羣工皇子檢校太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廣平郡王食邑九千四百戶食實封三千戶構日幹分暉珠潢疏潤斯干協吉茂嶷嶷之竒姿典命陳儀稱煌煌之華蒂聰達蘊自然之質藝文成不習之能詩禮雅言允廸聖門之訓堯舜正道率循嚴傅之規旣進冠以重嘉宜遵年而出閣班趨萬玉行瞻極以來朝堂敞旅楹旣環宮而列邸載侈褒崇之數益彰振厚之風胙南土之

山川佩眞王之印綬面槐辨位聯保職於三公先乘啓行
總戎麾於兩鎮併疇圭賦增渙渥恩於戲建國以親諸侯
義重本支之盛述職以朝天子勢資藩翰之良其祇服於
朕辭以永綏於爾社可特授太保遂安慶源等軍節度使
進封康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勲封如故

勅遂安軍官吏軍人百姓等書

勅遂安軍官吏軍人道士僧尼百姓等朕以某粹質冲和
異材夙就蚤遵年而親傳旣筮日以字成出閣造朝環宮
開邸寵進上公之秩雄兼兩鎮之權制勝壤於浙江殿名
邦於全越式壯朔南之屏永綏中外之安遠諒輿情欣聆

庭渙今特授某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
平安好叅佐官吏軍人道士僧尼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
遺書指不多及

勅陞建德府制

勅門下朕嗣宅丕后誕保受民皇天全付有家敢怠繼承
之敬乾元首出庶物聿懷潛躍之初念聖考之詒謀擇价
藩而賜履嚴陵龍水之以授節齋壇永嘉忠南之封分茅
主社瞻言屏翰之重允協謳歌之歸漢輿地之上圖若稽
先憲周舊邦之新命並賜府名以永萬年之觀亦尚一人

之慶其温州改陞瑞安府嚴州府改陞建德府宜州改陞
慶遠府忠州改陞咸淳府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宋理宗特授皇子忠王鎮南遂安軍節度使加食邑

制

門下御家者親親所以隆天性之愛詔爵者貴貴所以植
宗國之強式稽舊章茂賁元子作真王而啓宇望已重於
承祧易巨鎮以建旌崇莫加於疊組肆涓穀且誕舉徽章
爰咨在列之良式聽揚廷之命皇子崇慶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忠王食邑八十戶食實封三千戶某體凝四氣
性備五常言必詩書信矣隆師親友之效動循法度見諸

鳴玉曳履之間雖岐嶷之夙成亦進修之加益每見晨昏
之定省能知宵旰之憂勤契於朕心豈非天意乃者藏祠
重屋祿禮貳觴祖考神祇之顧歆遠近內外之歡洽豐水
數世將益廣於周仁大國十成詎可拘於漢制洪惟端拱
之屬賢嗣常領荆湖而建將壇庸按版圖丕崇令典新定
則我太宗之舊建洪都則我壽聖之初潛植蠹建牙煥陳
儀於兩鎮加田倍食仍眎禮於三台以承累世之休以共
萬年之福於戲立愛立敬朕非假名器之私克儉克勤爾
尚贊邦家之治徃服明訓益綏令猷皇子可特授鎮南遂
安軍節度使依前職位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

者施行

上論進奉書

唐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
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
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
無私之道也且任七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
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旣無程度莫知紀極恣橫徵發
因緣賊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
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
資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

知何如百姓受病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
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權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
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一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
關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歛
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糝蠹全大體興大利
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
吏徃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慶雲之澤也
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於私室伏請每使
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役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
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

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足於用矣

爲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宋 呂祖謙

右臣 昨者恭奉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竊省循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深懼識眊力淺踈濶舛謬仰負

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悃悃懇辭弗俞龜勉遵承皇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往來者皆言嚴之爲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繁衆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 瞻望威顏之始冒昧控訴天慈憫惻許令

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

王之用心不是過也

臣

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諏僚吏叅稽

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爲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

謹條具本末上千天聽

臣

照對本州丁鹽錢絹之起據父

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斗計五觔每一觔計

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却納絹一

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

絹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

一百六十文省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二項通計三

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鹽劬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

外每丁實賠貼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

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鈔支給袋
鹽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徒令納絹鹽給既停絹
價復長浸久浸增目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
殫竭職此之由臣請爲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

五州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
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
嶺隈淺畦狹隴苗稼䟽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
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搬販斗斛爲命旬日不雨
溪流已涸客船斷絕米價騰湧大小噉噉便同凶年每歲
合六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正管八千七百五

十一石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糧
逐年婺州應副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尚關一萬三千一
十碩其爲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村邊溪去處每經
巨浸垣墻頽仆廬舍傾摧資用散失生計蕭然若遇寇盜
整葺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
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
一丈二尺八寸其雙丁以上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省凋
瘵之民其何以堪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
四州自蠲免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
鹽錢絹在兩浙最號爲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

縣二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比
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
三釐相去不遠又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匹則反輕
於本州截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
於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
之下而賦歛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
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計一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
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三千八百二十二
丁遂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三百三十七丁第

五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產稅戶計一萬
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至四等戶計九百七十七
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七千六百二十九丁無產稅戶計
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五百
六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三千七百五丁無產稅戶
計九百七十八丁淳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三千六
百五十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三百三丁無產稅戶
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丁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
計一千三百九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五千四
百八十丁無產稅戶計二千一十八丁通計六縣第一等

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產稅
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爲有產大率所約
不過尺寸分釐升合抄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稅
戶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饑寒轉徙朝不
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
有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
中九分以上疋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
於上司督責之嚴汗顏落筆蹙額用刑笞箠縲繫殆無虛
日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強悍者窮塞無聊散爲攘竊四方
遂指嚴州爲多盜之區非獷俗獨鍾於此土葢丁錢偏重

於家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
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
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貌丁民間既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
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夭闕不知其幾小民雖愚
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戕殺傷動
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爲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
州實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爲密邇
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
里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
聞者臣職在拊摩尚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

誠悉意上徹旒扆臣恭觀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勅
三省同奉聖旨永道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
二稅之外尚循馬氏舊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
朕甚憫之可將逐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
永道郴桂陽監茶陵四郡一縣邈在湖廣太上皇帝明見
萬里之外不異遠方捐賦予民本州幸在闕門之側反不
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澤臣竊痛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縣及衢
婺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俯子吏不至門
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

若以國用未裕則乞蠲免一半粗寬民力亦爲厚幸然終不若沛然盡蠲爲滲漉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絹出於一切本非常賦陛下約已節用凡以爲民異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尚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本州始况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遽敢援例惟願睿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亟解倒懸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

合郡吏民澡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龐之施冒犯天威
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嚴州到任謝表

陸游

穿延和之細仗面咫尺天佩新定之佐符秩二千石叨塵
過分感懼交懷

中謝臣

聞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

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藁徒求於身後

况如臣輩敢望昔人猥緣一技之卑嘗綴百僚之末雖簪

笏久違於斯謁乃姓名猶在於淵衷乘傳來歸兩奉召還

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趨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

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

茲蓋伏遇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
於聖學刺經作制諸儒絕企於清光以臣夙被化於明時
憐臣未廢書於晚歲將激昂其素志故濶畧於徃愆臣敢
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有社有民之寄憇棠陰而聽訟期
無墜於家聲及瓜成而代歸尚少酬於君賜

請革西廠疏

明商輅

題爲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皇上臨御以
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
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
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

人之心感孚於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於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爲未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自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

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
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出之如狼如虎肆
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知傷
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累陛下若爲防微杜漸不
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
逸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昔唐太宗當天
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
而及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致海內殷
富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
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急

而民愈亂攷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旨奏疏必由於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郡而嚴課功覈實之權附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

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賊
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
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頤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
安邦而定國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噉噉國
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真諸宥密之地愛君之心
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具題以聞伏
候聖斷卽賜施行則天下幸甚一舊設刺事人員專一緝
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
專却尋搜細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有一時躲避
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瀆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

驚惶不安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送經該衙門問
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今聞西廠將
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歆家俱
拿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
三品官擅拿擅放恣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一官員
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自封兵部武選司
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
夤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
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
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僞何由而

辨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旣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卽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一聞之無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一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卽位之初卽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一河道係兩京

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皆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
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卽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
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起程停
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
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舡劫人卒難禁
止一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
外出跟隨之人甚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
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伺候之時汪直令
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
其欺凌大臣如此至於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

卷俱要親齋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加東西兩長安
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
員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戶韋英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
肯容畱從正僥倖得陞前職自夤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
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誦詐小人王瑛結爲心腹專一
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
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事俱係二人所爲一
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
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
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

物害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閔任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奏議一

俞諫

奏爲乞禁藩王橫增夫價擅立保夫以甦民困以杜僭逆事臣聞國本乎民而賦役在所當節法行自親而微漸猶

所必防故民惟邦本之訓載之書履霜堅冰之戒示之易
今按甯王憑恃寵靈殘虐黎庶造殿宇而困疲癯練保夫
而萌跋扈在祖宗成訓宜豫戒乎維防惟皇上至仁乞早
申乎國典臣據江西布政司呈稱云云等因到臣竊照甯
王宸濠以皇族懿親恩封巨省富貴已極宗藩莫倫正宜
盡忠帝室屏翰天朝顧乃僭妄擅權逞威淫縱比年僭用
琉璃已取言官論劾既蒙皇上特寬斧誅悔罪警惕實惟
其時復爾怙惡不悛罪至滔天據此二端臣洞見其欺誑
悖逆之情矣工部照會云甯王奏稱自備工料修葺承運
殿宇臣與諸臣議處夫價五萬兩計一殿之費蓋已過多

實體陛下親愛宗室之仁以足彼王無厭之欲也今取夫
價二年固已逾十萬矣又欲每縣額外加增五百一十九
兩四錢五分復於數外又增一千九百七十四兩四錢二
分其秤頭火耗非二千五百之外不能完納以一縣例之
各縣則妄加不下一十五萬餘矣一殿之費縱極奢麗何
至若此之甚哉由妄加貪濫之情稽自備工料之請心迹
異致前後乖舛實欲上誣聖聽下竭民脂而況不遵祖宗
成規弗惜民生困苦擅立保夫名色集衆操練威劫司撫
私繕軍器張勢鼓威中心深昧莫測所爲意者明圖強兵
陰懷異志江右民力將困於箕斂之餘而僭逼之端已露

於履霜之始矣伏望皇上早奮乾綱預嚴鑒戒或削其爵秩或示以禍威俾無將之釁罔由以萌而不軌之謀從而絕矣

奏議三

俞諫

奏爲申禮典杜僭擬以正綱常事臣奉命撫綏巨藩前將甯王恃勢殘民橫增夫價擅立保夫等事昧死諄復爲陛下陳之蒙賜俞允降旨令甯王自行戒飭悔過圖新而甯王剛愎如故於正德十年正月十七日假龍箋獅蠻帶等賜行令撫巡三司府衛州縣衙門大小官員各具朝服詣府迎接等因到臣未奉勅旨事涉無據會同鎮守太監黎

安巡按御史李紳等赴府啟請原無此例且未奉明詔手書縱出自內降亦睦親慰問之私非國家重大之務揆理未安似難依附各官諍辨逾時未遂寢命臣只得請設香案願捧出本府珍藏累朝賜下手書比驗龍箋的實然後徐議迎接儀制卽日啓函捧驗果非內賜紫金龍箋隨令各官散還職事甯王是時憤臣面折中懷不平但以臣撫綏一省係皇上委任重臣姑假溫言不加譴責臣於此時冀甯王一時誤爲倘因事知警或不以臣言爲嘒詎知甯王罔知警省縱肆無忌今於六月初三日據江西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傳諭甯王令旨本月十四日恭遇殿下千秋

令節令撫臣以下各具朝服詣府慶賀等因到臣本府隨
又遣阮賓董征會同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僉事徐勇等躬
詣本院勸臣首具朝服倡率臣僚臣當日曉諭各官我朝
慶賀之儀非萬歲聖壽不敢擅具朝服非元旦拜節不敢
擅具朝服甯王爲朝廷宗室巡撫爲朝廷重臣遠近觀望
所係萬世名義攸關雖蒙旨事理難曲從阮賓董征等復
命次日復強如初臣不得已啟請以祖訓會典未載情由
不敢擅便且朝服非慶賀聖壽不服者誠以尊無二上分
難假借故也至於尊卑禮制順逆禍福臣固開陳詳悉反
覆告戒宜其悔悟之深夫何仍舊不悛覩臣臥病贛州復

遣官逼挾欲中危禍臣啣命萬里顛天九重積鬱衷忱末
由遽達切照甯王移封巨省厯非一王列爵洪都傳已數
世揆疇昔慶賀之儀日覩旣非一日於典禮冠裳之分躬
親諒非一時今者無故遽變祖宗之成規妄意朝廷之儀
制非陰懷僭竊之謀必未達典禮之義臣未識其心之所
蓄何如也昔晉郤詵魯惜繁纓誠以禮莫大於分分莫
大於僭耳況朝廷非繁纓比也僭擬非假借倫也親王豈
疏逖之人典章豈輕議之事法行自近杜漸於微舍此不
問臣恐天下諸藩皆以僭擬爲無害撫臣爲可凌而上逼
下僭之端肇於此矣伏望皇上獨斷乾明鑒臣之奏察王

之衷果有意僭擬則乞中大義飭大法以正國典如未諳
禮制則乞申祖訓定儀節降示藩王永爲遵守但甯王創
於臣言果能靜思翻悟動思警省則國典幸甚天下幸甚

條議嚴緝疏

宋賢

題爲浙嚴困累已極變亂頻聞懇乞聖明垂念地方亟選
循良府正早定緝匹織解以端化源以甦民困事臣籍嚴
州府居浙上游夙稱民醕事簡訟少糧完雖非富饒上郡
亦從來易治之善地也近者窮疲不堪刁囂漸長六邑之
內二年之中士民激變者三見在奏聞臣竊爲梓里羞之
亟取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趙繼鼎特叅殘吏與敬陳陋規

二疏反覆讀之并詢鄉人來京之口乃知淳安近日鼓譟起於徵收絹匹扣索過甚官與民構府又與縣構遂致激成此變則解絹一事有不得不亟議者浙江解絹者凡五郡惟嚴州獨苦蓋杭嘉湖地產桑麻人諳機軸其輸將猶易衢州雖不產絲向係本府糧官開局織解於民無擾獨嚴郡既不產絹又非官解每年編僉田多大戶名曰糧長領價於本縣貿易於隔府使費旣倍扣尅更多常例之外有雜費減發之外有禮節官貼私貼給批銷批如按臣所列陋規自縣至府絹價已去十之三四况復自浙以至燕沿途過關脚價進京門單鋪墊包攬比較費用更復不資

絹安得不濫惡糧長安得不賠累也崇貞四年巡撫浙江
都御史陸完學於絹匹匱乏已極一疏內議府縣開局官
職官解奉旨轉行本府議增府佐一員如法織解欽遵在
案嚴民不勝欣躍以爲自此可免糧解之苦矣不料官解
僅屬虛名仍着糧長買解需索益多使費逾增連次駁回
重派里甲種種賠累萬分難支產盡鬻及妻子族逃累及
親朋斯民又安得不激變也今欲杜前弊拔本塞源無如
官織官解一法其便有八徵銀解府給發不致扣減價足
則絹好一便也照式織造長短濶狹不致參差二便也督
催遲速唯命起解不致愆期三便也是官織卽是官解美

惡不致推卸四便也途次有勘合保送不慮竊盜盤阻五便也官役自相照看不致低惡抵換六便也府佐上納京棍不敢嚇索七便也往返掣銷不煩比較八便也有此八便上年鄉紳士民已具呈撫按今趙繼鼎疏來亦稱官織官解另疏具奏知事在必行矣但今聞府縣胥役貪婪不已不得逞慾於此又思取償於彼議增絹價增盤費分外多餘預圖侵沒頓欲於原額絹墊每匹九錢二分六釐之外再增三錢之數概於合縣田畝均派是大戶幸免糧解之累小民反受加派之苦昔暗扣而今明增其弊害更不可言卽方擬申詳未奉允行然一時駭聽人心洶洶恐又

爲涪邑之續懇勅戶部速行釐飭官織官解旣久奉明旨
萬勿仍累糧解并勿多派小民斯絹事定而衆心安矣然
正已率屬奉行全在郡守臣查嚴州府今自天啟五年以
後不知何故選授者皆日暮途窮之輩十年於茲無一自
愛愛民者各屬邑尤而效之遂致釀成大變以有今日若
非亟得一廉能府正於以表率僚屬陋規必不能除亂民
必不能安將來不知所終矣伏祈并飭吏部遴補循良知
府此尤致治弭亂之大竅要也

論客氏救言官疏

姜習孔

竊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皇上

御極以來臺諫布列章奏朝上夕下豈非不諱之朝哉而不虞其厭薄不已擯斥頻加如倪思輝朱欽相兩給事中也是先是臣閱邸報見皇上允諸賢之請奉聖夫人客氏出就外居無不手額稱慶迺不越一二日復有時常復入奉侍之旨不覺愕然驚駭正欲昧死陳言而臺省中已起而爭之不得思輝欽相又繼起而爭之臣竊謂皇上神明天縱卽當轉圜矣奈何竟以重處兩臣耶夫客氏乳哺之勞皇上帷蓋之念此亦人情之常臣豈不仰體第思皇上下吉遣行明知客氏之不宜久居宮闈也以出宮爲是必以復入爲非能斷大義於前卽當割小恩於後正以皇上之

詔旨不可不信宮闈之防閑不可不嚴非止區區細故也
故雖奉有不許煩激之諭而二臣終不忍緘口結舌以圖
防其漸無論爵祿不入其心利害禍福且置之度外其迹
雖涉煩聒而樸忠一念可質神明皇上乃罪之爲逞臆爲
沽名爲欺冲勿夫死且不愛而况逞臆沽名乎至於欺之
一字尤非臣子所敢萌孔叢子曰君不猜於其臣臣不隱
於其君皇上以此罪二臣得無有猜心與臣草疏方就又
見御史王心一以申救二臣復被嚴譴皇上欲以鉗天下
之口而不知防口防川後來之紛拿愈多矧今之時何時
耶內外交訂民困已極皇上卽日設誹謗之木懸招諫之

鼓猶恐不足以來忠讜收廣益而顧訶譴之摧戕之夫雷霆之下誰不震懼自非天秉其直何肯身試不測究且上有過而不聞下有姦而不見天下事尚忍言哉故臣非爲三臣惜實謂言路惜爲國家惜也伏乞鑒三臣之無他採舉朝之共顛翻然悔悟毅然中寢則聖度優容愈鼓言官之報効矣

請先勦後撫疏

戴東旻

題爲羣寇盡奔鄖襄狡謀連結可駭伏乞皇上亟勅督理撫諸臣合師殲勦以收蕩平事臣觀從來治盜之法必曰殲厥渠魁解散脅從夫脅從不散則盜黨不孤渠魁不殲

則脅從難散此一定之理也流氛擾攘歷十二年我皇上
宏解網之仁寓神武於不殺沛勦逆撫順之明綸若輩自
當投戈恐後逃死不遑而猶復焚殺如故公然爲逆卽有
以投順爲詞然問之以投戈無有也問之以散黨無有也
祇惟曰安插地方憩彼倦翎肆其要挾是撫之權自寇操
而不自我操也故謂不痛勦不能成真撫者誠確論也而
況數十股大寇勾連結聚此而欲不痛勦亦何可得乎如
近日曹操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世王小秦王混世王
整十萬隔里眼等十數股大寇今年五月間結聚於茶山
八月間結聚於陝靈迨九月間由內浙山中溢出微臣同

禁旅於九月初五日在襄陽雙溝地方邀擊大捷之後祇隔里眼老回回射場天東逸而曹操等仍屯內浙山中近因理臣熊文燦至襄陽仰遵皇上殲勦安插之明旨一面發鎮臣左良玉陳洪範等兵往浙川征勦一面刊諭廣布以示招安而曹操等九營大寇於十月間從鄖均一帶淺灘沙洲盡突均州往提督秦嶽等山監臣李維政處求撫明有挾意疊據監臣手本云各寇竟在草店與界山一帶屯扎侯撫等因十一月初九日又准監臣手本謂羅汝才等稟稱分營在房縣竹山保康南漳等處等因隨又接理臣手扎云各賊已分營房竹保南四縣欲驅之而不能欲

舍之而非體爲今將計就計且出通商交易之示觀其向背何如散黨何如真則以真應之僞則緩其騷掠機權不得不如是等因同日又據均州知州胡承熙稟稱曹操住州地方迎恩宮而他營漸分房竹南保賊雖求撫然挾均求撫似目中無孤均也又據該州抄有曹操等回該監稟帖云安插事理盡在操一身擔今讀州文未言安插地方何所先講解散果爲誠心安乎果爲畏懼安乎日下操等九營前往房縣竹山保康南漳坐下要勦卽勦要撫差官來撫再不必合講招安也等語噫如此而謂諸寇爲真心受撫者乎至於安插一節更有可得而言者臣考成化年

間劉石之亂斬首萬餘賊渠劉千觔石和尚苗龍苗虎等
盡皆伏誅嗣後勢復猖獗以右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大
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分置三省屬邑
如湖廣之竹谿鄖西河南之桐栢南召伊陽陝西之山陽
商南地非一處也况彼時渠魁授首今則各擁渠魁彼時
不過掘地茹草之饑民今則躍馬彎弓之強寇也先今不
同難以例論且如西營張獻忠當本年正月間經理監諸
臣招撫比臣抵任而獻忠疊投哀稟聲聲以殺賊自効爲
詞臣曾一爲奏報疏與報俱責獻忠以從征而安插家口
則暫許以鄖西耳不謂權宜安置界山白沙之後屢經理

臣征調從征不前近十月間以堵寇爲言寄頓家口於城中併獻忠亦同入穀城矣獻忠居恒自任則云保鄖襄荆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而今十數股大寇一旦盡集於均鄖地方思與界山錯壤而處此果胡爲乎來哉在今日如曹操等雖云不願得官不願食糧但願爲百姓耕田此眼前盜鈴之說耳究其故智俟民間麥熟與民分食稍不遂意鋒鏑頓起如邇者長豐州其已事也鄖襄之間甯復有民業哉況荆襄重地前此暫處一西營議者已不勝殷憂長慮今一旦舉數省大寇環聚鄖襄所屬二三百里之內聯營結壘聲應氣求羽翼一成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故臣

謂諸寇能投戈散黨則可撫若稱兵擁衆則不可撫即使
諸寇乞撫是真但鄖襄地方未有西營張獻忠不妨安置
他營旣安西營張獻忠更不可再安一寇也今各賊盡聚
均鄖阻山濱江若四面合圍實同釜魚奔獸况秦寇如關
索老蕩蕩一斗粟盡已奔來蕩寇今在鄖西關寇今在鄖
地以理臣現在各鎮營兵馬再得督臣多發秦中將兵由
興安馳來協同掃蕩痛殺力殲而豫楚二撫臣暨微臣務
各殫力同心分頭夾擊必使賊大披靡情迫勢窮渠魁授
首夫然後將脅從之輩盡散歸里如果係秦晉遠方無家
可歸者則隨地編入戶籍畧倣先朝故事置彼置此惟我

所命此實蕩平大寇之一大機會乎不然廟堂之上無日
不言投戈散黨今稱兵擁衆猶故不散而反聚不解而反
添至此方真結成一大癰毒亂之弭也何日之有伏乞皇
上念封疆事重慮患宜遠弭患宜殷勅下該部從長酌議
施行

國朝

請恤水災禁採買柴炭疏

蔣鳴梧

題爲臣鄉水災堪憫懇祈

皇上賑恤以拯羣黎事臣閱邸報見有浙督臣李之芳

題爲彙報水災一疏內稱杭紹湖金衢嚴諸處同時

被災齊聲呼籲有稱大塘冲坍禾苗罄遭淹沒者有
稱目擊各處男婦盡皆赤足搭桴待渡環泣求賑者
有稱四野田禾根株盡爛播種業已過時秧種竟無
覓處者有稱惡蛟爲害裂地頽山人民廬舍多赴波
濤者臣切念臣鄉自十三年耿逆叛亂以來供應煩
苦倍於他省方幸騷驛甫定耕作漸興今又值此異
常水災禾苗豆麥竟付東流老弱子女托棲無所本
年之輸將未知作何出產數郡之流亡又未知作何
安輯也然在本年正賦此際必已徵比全完惟是來
年稅糧正月開征窮民萬難措辦乞

皇上軫念災黎寬其徵比

勅部展限於五月麥熟之後催辦正供不過稍緩數月之期民力得以轉輸而國課亦不敢遲悞其各地方坍沒田地不知凡幾仰祈

勅下督撫諭令各屬嚴加踏勘爲之酌量開除其居民之被災流亡者併設法賑濟招徠復業至若十三年以後所增烟酒稅契等項爲數無多并祈

皇土大沛深仁凡被災之處槩爲豁免嗷嗷窮黎咸有裨益也抑杭紹湖六府唯嚴郡最稱疲瘠山多田少民間所藉以輸稅者唯柴炭是賴祈

勅下督撫嚴禁營弁等類不得借端強派以滋民累則瘠

郡疲民益戴

皇恩於無窮矣

嚴州府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 劄記 善

嚴婺兩易米絹劄

宋 呂祖謙代張 棧

景定二年十月省劄戶部申照得嚴州代婺州解絹以充
上供婺州撥米還嚴州充軍糧其來非一日矣邇年兩郡
互有申請施詳案牘其曲不在嚴而在婺蓋嚴代婺解絹
迺承戶部拘集不可稽違婺還嚴之米既無統攝率是違
欠甚至開慶年間尚欠二萬餘石宜乎嚴之有請於朝欲
就代解之絹從本州折價糴米徑令婺自解絹準省劄行
下許令嚴州於代解絹內截留一半計一萬八千匹自市

米以充軍食仍以一半絹解赴戶部亦令婺州解絹一萬
八千匹補足戶部元額却與免撥米還嚴州自景定元年
始續婺州乞解絹解米各仍舊貫本部又以節次備申續
准行下若婺州欲仍舊貫令頂預辦一年之米一萬五千
石發還嚴州方可從申續又據婺州申已春到米一萬石
還嚴州今嚴州又申每歲差撥人船取米每被坐困乞照
近降指揮監婺州解絹容本州自措辦軍糧及謂婺州所
報見有米一萬石以待本州取發者平時率是虛給以脫
本州先次解絹本部今與酌可行之說爲悠久之計嚴州
解本部之絹不患其不足婺州還嚴州之米深慮其失信

欲催嚴州之絹當先催婺州之米州郡一也體統一也豈
可謂本部可催嚴州之絹而不爲嚴州催婺州之米乎況
嚴州申請不已者止以婺州之米不還米苟還矣其將何
辭所以景定元年互撥米絹嚴州已將合解一半之絹折
價糴米以充軍糧訖況隔一載難於再理當令婺州將合
還嚴州景定元年米一萬八千石每石照司農寺折價解
部買絹補還元額專官前往守待起發所有景定二年以
後年分其婺州還米一萬五千石嚴州解額一萬八千匹
各分作三綱須管婺州先自起發本色米解至嚴州交管
同嚴州絹綱申發赴部第一綱十一月下旬第二綱十二

月下旬第三綱次年正月下旬婺州之接管嚴絹之起綱
定在如期同時到部仍委各州僉判任責提督申自今後
各郡僉判批考及離任須管具本年本任內各處發米發
絹數日月日申本部點對如無欠缺候行下方許批書欲
乞劄下嚴婺二郡遵守併乞劄下吏部遵守施行候指揮
照得嚴婺州兩易絹米事昨降指揮已自平允今戶部以
兩郡折申不已區畫悠久之說來上理亦可行須議指揮
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戶部所申事理令各處遵守施
行仍令各郡正任通判責催發不許違戾

與詹儀之書

宋

朱熹

熹竊以春雨復寒伏惟知府經畧殿撰侍郎伏闕制威嚴
神物擁護台候動止萬福熹區區托庇幸粗推遣但祠祿
已滿再請未報前此延之諸人報云勢或可得未知竟何
如居閔本有食不足之患而意外之費復爾百出不可支
吾親舊有躬耕淮南者鄉人多往從亦欲妄意爲此然尚
未有買田雇夫之資方此借貸萬一就緒二三年間或可
免此煎迫耳衰病作輟亦復不常此旬月間方粗無所惱
絕不敢用力觀書但時閱舊編間有知新益大學格物一
條比方通暢無疑前此猶不免是強說故雖屢改更終不
穩當日夕別寫求教前本告商省閔有紕漏處痛加辨詰

復以示下爲幸也桂人蔣令過門相訪云嘗上疏諭廣西
監法見其副封甚有本末渠歸必請見因附以此匆遽不
暇詳悉未有待教之日臨風惘然切乞以時爲國自重有
以慰善類之望千萬至禱

答儀之書

朱熹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
言而不行固已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
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大快處以
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
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

下學讀書則以勤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話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與詹儀之書

張 栻

栻惶恐再拜上問尊眷伏惟中外均受新祺令子一一勝慶小孫每蒙垂問足見慈幼之所推及也幸頗耐壯差慰目前辱寄兩圖恍若陪笑語於其間桂林山川真是絕勝不可忘而此兩圖足盡其要目力心匠何翹較三十里也荆南極目浩渺更無一山安得壯士提挈數峯置我前然兩日大雪登城縱觀益覺壯偉亦復不惡耳曷傳語解損益刻併領慰感是三者若非兄主張當復墮渺茫蜀箋一

百附子五十鵝梨十對謾納上幸檢收文潛論學竟肯下
意否

烏龍廣濟廟碑記

宋陸游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竝或謂山
川與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
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
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舉不可
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其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張
路斯自人爲龍廟於潁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實之蓋
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沒

則二公亦不得而揜也予適蜀見李冰張亞子廟於離堆
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有疑者蓋其靈響暴著
亦有不容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五顯仁
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
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
潁上厯數百年未嘗少替而朝廷之所褒顯吏民之所奉
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紹興辛未東海之師
羣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沒烟雲間則相告曰烏
龍神兵至矣或降而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
山及慶厯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

山海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文以
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與顧以屬筆於某辭卑事偉有
足恨者乃作迎送神詩一章使并刻之寶慶元年十月甲
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於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
默不見施巉然萬仞兮胸中之奇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
舉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
亦何懟兮人則爲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傑屋兮奉
祠釀桂兮羞芝彈篋篔簹兮吹參差王舍斯民兮逝何之錫
以澤兮燕及悻褻歲屢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螭

時節來享兮民之依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兮
肅肅陰威平河維兮前功弗墮隆名顯爵兮永世有辭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
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
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
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
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
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

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
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州釣臺買田記

陸游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秘閣浙西路安
撫司叅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聞獄
無淹繫庭無滯訟幕府閱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
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
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
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醜而出終

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遺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旁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歛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卽祠之右創爲佛院棲鐘於樓置經於

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礮石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愧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

釣臺記

呂祖謙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遜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山石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卽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能記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像寘祠之左文正公歿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左右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

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
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頽圯若是可乎顧急於民
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祖謙病廢臥
旁郡公以書見委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
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
吟咕嗶之末哉漢官威儀旣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
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邱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矐
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
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勉其
相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尊爲故

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山自視一世若不足以挽之
觀其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
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
賓友者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
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
其孰多孰少也枝必賴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
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
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
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耶至於節義之弊變爲
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

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先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沂江上下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而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因或革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叅軍吳桂

嚴陵浮橋記

方逢辰

嚴治萬山窟無河渠無大陂灤遇秋夏卽涸橋面州壘惟

一衣帶水宜無洶湧澎湃憂然歛流直注婺流橫絕山包而水不洩一潦又大浸居民遇梅霏常惴惴有魚鼈之懼然此猶有時也由定川壘門直涉而南斷岸千尺民由是出者耕焉器焉牧焉由是而入者薪焉蔬焉果焉由是往來戢戢者販夫販婦貨焉貿焉市所無郊運以入郊所無市載以出一日病涉則耕者器者牧者厄薪者蔬者果者梗販夫販婦貨者貿者滯吾城內外之阡且以病告此則旦旦之憂也於是不可無舟舟猶險也又從而梁之然後涉者始無憂雖然涉者無憂固有任其憂者矣舟與梁皆木下淹而上亦覆風雨之所剝蝕波濤之所轟厯昇擔

之所蹴壓舳艫之所挽拽馬牛之所騰踐數年一葺又數年再葺爲費且浩瀚州家憚焉歲在丙辰李侯以冑簿來守茲土每事痛樽節下車首問輿梁之政侯亦可謂知務者斯役也舟若梁故者腐者悉燬而新之葺而仍者十不一二舟七十梁百有三十其製之廣袤數之多寡悉仍其故鳩工集材於府治侯躬自檢梘而其受給也吏不得隱其營作也匠不得鹵莽故費不浮而事集工堅而人忘其勞會其用爲緡萬有五千爲米斛者百材木綆鐵不與焉十有二月梁成官民慶之屬予記其事郡丞武博吳愷且語予曰此郡太守樽節力也予謂節用愛人此治千乘者

第一義二者固並行而相爲用也不節用者固不能愛人徒節用而不能愛人則其節也必入於吝不愛人者固不能節用徒愛人而不能節用則其愛也必反於刻世固有墻傾壁壓而不能恤坐視民之墜水火而不能援一毫者曰吾節用也又有唾視金穀一切泛愛甚者屠人膏血而濡沫其螻蟻曰吾愛人也出納有司所專也而侯謹焉興作人情所憚也而侯樂焉此無他視人之溺猶已之溺怵惕惻隱一觸卽奔迸不可遏而舟梁一事其火然泉達之始歟余家青溪濱熟睹病涉者重有感於斯李侯介叔字貞翁宣城人也歲丙辰十二月記

社倉記

明王師元

士之經世蓋有法古而無所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
今雖然未若卽古而今之爲至也蓋有守法而無所得者
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時雖然未若卽法而時之爲至也
我蓉翁楊夫子之撫是嚴也諸瑣瑣者弗亟惟我民氓立
命之計是先會督撫公檄屬促行義倉公竊籌曰義倉所
貯猶弗徧也不若社倉便乃倣朱熹行社倉法已又竊自
籌曰社倉猶積貯在官也不若民貯便於是率屬頒爲常
格令以義勸民出粟以助公家之賑而出之多寡則聽民
自便而不持一切之術以取盈於是願輸二石三石者

聽有願輸五十石百石者聽籍其數於官仍藏其粟於本
民之家斂散收支一民自掌之而官惟按其冊以核其數
粟不必其盈於倉錢不必其盈於帑以民待民饑而官不
得移於別用隱然有古藏富於民之義及施賑之際果訊
得其貧狀則聽該約所之呈令於某富民名下量給穀若
千石以賑之民不必牽纍纍之擾以需升斗之粟而受之
者甚便官不必騁斤斤之察以塞旨濫之奸而賑之者必
饑以其圖之粟賑於其圖之民又隱然有古隣保相周之
義蓋令其民如腰膂手足之相爲一體而其粟之轉移賑
貸則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

乎臃腫羸乏之處於賑民之中且深得乎聯民之義矣而各屬之仰承其德意者胥祇事過行以亟圖應命是故不旬月間其應如響而穀數之登報牘者以三萬餘計在建則萬一千八百有奇在滄則一萬有奇在遂則五千七百有奇在桐則四千四百有奇在壽則一千五百有奇在分則三千六百有奇籍上公按之喜曰是可以足吾民矣亟列狀以請於當道當道咸韙之旣得請矣乃亟命行之而嚴之民士靡不嘖嘖稱便夫不離乎社倉之法而其隨時變通不必費斗糧損一錢也自能使家給而人足夫是之謂卽法而時之爲至也不離乎古制之遺而其因故推新

不必春而散秋而歛也。自能坐貽斯民以足食，夫是之謂
卽古而今之爲至也。其視彼之臨饑設糜粥、行稱貸、劫禾
閉糴之令，祇以紓民目前之急者，法之善否何如哉！嗚呼
此公之制，所以視古爲益烈。雖世世稱善法，可也。歲戊寅
秋七月，屬吏王師元記。

思范亭記

胡拱辰

宋公璟、田公錫、范公仲淹、趙公抃、張公栻、胡公寅、潘公良
貴，皆嚴郡古名侯也。學宮至今祠之，則皆所思之人矣。而
何獨思范耶？城社范所治也，堂宇范所泄也，則皆所思之
地矣。而何獨斯亭名思范耶？是必有其故矣。謹按斯亭舊

名竹閣出郡城小西門西行不一里折而之北不半里有
山如几然當几之中爲能仁寺右偏爲資福寺能仁寺之
南偏則爲竹閣而明道二年范公自右司諫來守是邦日
喜登焉後人乃更名曰思范紹興九年重葺復舊名旣而
廢焉久矣今郡守劉公綱二守李公遜節判鄒公濟節推
曾公貫方圖重建而資福寺僧道存乃於能仁之南資福
之北掘地得石碑上刻二詩其一云僧閣倚寒竹幽襟聊
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曉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
佳賓何以竝雲瑟與霞盃而其後題云鎮江軍節度推官
阮逸其一云竹閣寒相倚雲牕曉共開閱身方外去幽意

靜中來聲響風隨籜陰移日上苔遲留更清夜待月露盈
盃而其後題云治平二年十月尚書知郡事劉述書置於
思范亭道存以告劉公躍然謂諸公曰范公其有靈乎相
與卽其舊址建亭三間前置重門築土以繚級石以登中
肖范公像而東萊呂公祖謙則嘗教授於嚴郡者故以配
之特牲告成而落焉屬言於拱辰以爲之記嗟夫范呂二
公之功業垂簡策聲光塞宇宙而其政教所被至今不泯
斯亭之建宜乎而劉李鄒曾諸公政法乎范教法乎呂嚴
郡士民罔不欣戴嚴爲山水郡號稱名勝則凡諸公之所
經歷者後有所建而俾民弗謏安知不亦同於思范也耶

故併記之以俟。

嚴州重建三先生祠記

徐階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伊傅周召聞諸堯舜而有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教衰士有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侯之相適無知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大夫慕焉其世愈下其名愈聞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錮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間以淑其身以教諸人而論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後也遂以是學爲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稱

則又豈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業
卽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無
乃惑與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言之若
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書堯舜孔子
所以曠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氏之表章而公則
首舉以告橫渠張子至其體諸身者言必本於仁義志每
存乎先憂凡有所爲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
不可必非有見於精一之旨能之乎是則公相業之隆本
於學者也非諸人所能望也顧在作宋史者旣不知推本
公之學而世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及

其徒若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者稱之曰理學則相與
信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學
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諫貶知
嚴州後乾道初宣公以直秘閣起知州事而時成公實爲
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有祠未有合宣公
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公聞孫學憲君行部至
嚴有事祠下旣屬韓守叔陽除其頽漏喟然曰我文正公
非徒以相業稱者也遂奉公主居中左宣右成略其位而
題之曰三先生祠來請予記予幼有志於學竊嘗討論而
識其大端因爲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宣公成公而

得並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敦學者焉學
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

嚴州府題名記

張元電

自十二牧之制變而爲封建自封建之制變而爲郡守郡
守者其職近民其政繫天下國家之利害蓋天子所與致
休戚而成治忽者也世或以有所控制而輕之輕之非是
也古者郡守之任必加遴選出補必多臺閣臺閣有闕必
多簡用其人蓋其守賢則一方之民富以康其守不賢則
一方之民窮以敝富以康天下之安生焉窮以敝天下之
危生焉是其官不可輕故其任不得不重其繫不小故其

用不得不六也嚴處東南山水間其地瘠其民貧其俗樸
略而近古亦東南良郡也聖朝自庵有閩越置守之下置
同知通判推官佐之重其選而難其人覈其實而殊其科
百五十年於茲矣守以下其賢不肖固不容齊其名未題
而記之後之人將欲取其懲勸焉則難矣予以二守喬君
遷節判謝君鐸節推王君朝雍之請乃爲之取前所謂良
守者表而出之以其流風尚在而懼其散逸不屬也嗚呼
凡寓斯記者豈以廁名爲榮哉他日見之者將指而曰某
也賢某也不賢某也才某也不才民之休戚世之治忽皆
舉而歸諸其人雖千百世之下蓋有不得而辭者矣嗚呼

其亦可畏也哉其亦可畏也哉

梓潼真君行祠記

葉夢鼎

景定二年大比興賢太府寺丞知嚴陵錢侯於郡之桂華坊作梓潼真君祠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甲者也介教授鄭君珪以書來徵記曰惟嚴陵山水秀天下鍾奇產英魁儒相繼出志道義崇氣節不但以詞章名世也聲光蕩摩達於疇畊瀨釣之區家誦書人業儒交勉爲士君子之行又不但以名第相炫慕也侯始至諗其國俗而嘉尚之凡學宮俎豆之事庖廩之供必敬必飭迺復經始斯役揭虔妥靈漸以相斯文福多士藝闡設棘而祠宮適成郡

六邑之彥雷動霧滂顧瞻奐輪興起風烈至有感吉夢而
占上游者斯亦異哉余惟上以德藝賓士士知自修而不
斲上之知古之道也自科目興應書自銜而古意日以薄
顧復使大冠修劍者流矜矜焉乞靈於神以志一得余始
惑焉旣乃訪之蜀畛稽諸志牒則知神之生也世以忠孝
顯夫忠孝百行之冠冕其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
耿耿宇宙間殆日月並揭河漢同流風霆烈而山嶽峙也
眉山蘇公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與是以神之廟食被西蜀人士嚴奉如錦官
夫子諸葛忠武祠歷千百載猶一日中更西事之擾黠寇

暴客過輒投戈羅拜是何威靈氣燄動悟人物如此秉彝
好德無間哲愚是必有以觸其天矣國家籲俊尚賢益將
致其爲臣爲子之大節明綱常以準世宏德業以庇民豈
唯使之弄鉛槧邀祿利而已今賢侯身勸爲駕爾嚴之士
方袞袞尚春官奉大對當思天高地厚中立此身君親之
報難窮忠孝之節易撓唯無負於君親卽無愧於天地而
亦不爲爾神羞此侯作祠之初意所以望爾士者厚而垂
教思遠也抑神凡四十化之說祝史傳會侮聖瀆靈世未
有明辨之者而神陰翼世教之意泯焉夫化者謂能神其
道以化俗非如釋氏以幻爲化也故神之福善也惡者化

而爲善神之佑順也逆者化而爲順神之好是正直也邪者諂者化而爲正直皆忠孝之感也洋洋乎在上必有監於斯言侯名可則吳越五王後丞相魏國忠清公嫡孫蓋世載忠孝云

嚴州府重建鐘樓記

何雲雁

吾嚴之有鐘樓舊矣其始建於府治西元妙觀之東南隅歲久傾圮鐘因置之譙樓非制也正德某年郡伯山西孟公春廼卜建於建安山之麓體勢崇而風氣蔚人文於是乎彬彬矣嗣有徙於山之巔者至嘉靖庚子秋烈風吹折之歲久弗治乙卯秋郡伯槐亭宿公以才御史出守吾郡

矢謨揚烈百墜畢舉顧斯樓之久漚乃歎曰夫鐘以司警
候昏旦賴之奈何弗飭謀諸同寅羸溪王公方山胡公舜
山宋公僉曰惟山麓是宜厥謀允協廼出帑羨若干飭材
鳩工經始於丙辰十有一月某日迨丁巳二月某日而工
訖規制聿新聲聞具達屹然一方之巨鎮也美哉洋洋乎
有餘響矣羸溪王公輩胥與落之曰茲盛舉也不可以無
紀遂命紀於春泉子雲雁雁惟聲音之道與政通者也鐘
聲鏗鏗以立號號立而天下之衆動以一是故天地以雷
震萬物則物之屯者亨聖人以鐘鼓萬民則民之聾聵者
覺乃公之蒞吾巖也興仆起頽政治駸駸然亦既有聲矣

巖州府志 卷二四
茲者修曠典於旣墜改觀聽於一新謂非憫吾巖之聾聵
而思以振之也乎昔人有言誕敷法音啓迪善根言以鐘
爲教也君子聽鐘聲則思象之而鼓瑟之良者卽遊魚亦
爲之出聽然則鯨魚之發訇焉嗶焉高之徹於九天卑之
入於萬壑斯郡斯民早作而夜息出王而游衍得之聽聞
將不有勃然躍然動其善根者乎君子謂是舉也可以鳴
遠可以振幽可以鼓衆可以彰教一舉而四善備矣豈曰
炫觀聽而已哉公諱應麟別號槐亭山東掖縣人

巖州府重修西湖記

柳本泰

巖州西湖始見於唐書方干集而詳於宋史靖康景定之

間作者具載郡志。歷元潰廢已久。皇明修復。則自藩叅廬
陵張公始。嘉靖癸亥。公旬宣於嚴。廣詢民俗。銳志復古。與
前守嘉定張公協謀。堤堰此湖。以完風氣。湖駸深而嚴之
俗駸美矣。民且永賴。前人紀於寶華洲備矣。然自癸亥逮
今。甫踰一紀。而湖之決者。再豈興廢。有時抑初作之未良
於址耶。慨今甲戌。四時淫潦。而春夏爲甚。烏龍諸山萬壑
爭流。皆下於湖。一時衝激。壩遂不支。悉蕩露封。漭嚴之舊
勝。索然沮矣。太守臨川陳公。目擊其壞。而隱其靈淑。之不
收也。諗於同寅二字博羅林公。三守婺源。潘公節推。安成
周公咸曰。事關形勝。政體攸存。茲役良不可已也。廣諮於

建德尹朱君兩校師弟暨耆德完民詢謀僉同舉以告於
巡道僉憲王公喜聞其事出郊周覽報曰此邦之巨浸山
川之奧區也可無作歟遂捐金若干以爲傭直太守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事萃於人心之同而工舉於時利之絀
不有以處之是爲厲民厲民吾不爲也於是別五材之產
乘三農之隙則又曰某石於某川某木於某山某土於某
邱某編於某竹某鐵於某爐皆公家之遺利不煩內帑之
積也某董若干役又某董若干役又某統攝若干役考其
工勤時其廩餼直以在官曠役之餘貲不煩徒役之苦也
今者日資三守提其綱公則旬一課之經始於是年十一

月之吉迄次年春初而厥功告成考其壩視舊進徙若干丈得豎址廣若干丈兩岸無疎土沿堤增築高厚以檉柳內外盤錯較昔有加而功垂於悠久矣舊傳西湖專主聚秀未察城中基土高仰秋冬則取汲於闔外至有新水價之語湖成有餘潤矣可一端盡耶公以名侍御來守嚴郡政難縷舉西湖其有迹者於是教授凌君文瑛教諭劉君伯潮走幣以其諸生來問記泰曰粵自唐宋迄今載紀華藻湖之休奕覃矣曷假予言願生長是邦山川攸賴所企願於湖之成者則然耳茲役也王公秉憲於上飭此湖之終始諸寮吏協贊於下遙觀厥成例皆得書王公名謨直

隸潁川人王戍進士陳公名文煥林公名休俱乙丑進士
潘公名絲恩選貢士周公名憲辛未進士餘悉勒於左方

來賢湖記

鄧美政

夫湖池也大陂也。瀆流四向，所限都也。禹貢揚州之域，其
浸五湖，浙揚土也。湖池相望，其以西湖名者，則錢塘、吳興、
甬東、東甌、龍邱，暨吾郡而六。在錢唐者最著，蓋當時開於
白公居易，而其後修於蘓公軾，皆賢大夫，故其名不衰耳。
豈第以區區勝槩爲遊人齒頰哉？吾郡之有西湖，自南唐
刺史侯溫始也。故老相傳，郡治若橫腰帶水，凡來太守，盡
賢侯記所從來久矣。閱郡治水，東西分流，蓋欲以人力挽

之盡激東流，逆行令西，始符其讖。第西地山泉悉匯於斯，春雨驟漲，其湍悍尤甚。以兩湖水來，不特壅淤可虞，而濠入隘，既不能茹，又不能吐，排蕩衝擊，堤遂大潰。時歲在乙卯也。明年春，郡丞黃公投牒具陳利害，黃公謂此微二千石莫敢任也。而業爲哀役費，以遲寘薪。是歲仲秋，我牧伯華公下車，詢得其詳，卽日臨視，揆地度工費幾千金。公不忍以力政煩民也，請發帑中滯錢而佐以黃公彙所哀者，并建令郝秉中所存鍰金三百緡。及時葺事，剔浮柯，基撻石，裒而甃之，埴如壁，綿密如織，相錯如犬牙。湖口崇廣，悉如其舊，實石子於隄腹，而以巨楹衛其址。厯上層，纍數堦。

迤北而南稍張兩翼皆以殺水勢也。七閱月而告竣。湖如
安流。遶郡譙東宛然。腰帶矣。士民手額曰：是役也大繫人
力乎哉。因取記之所云來。賢者名其湖。而更其洲。寶華爲
瀛洲。謂其橋曰梁瀛步。今而後喜可知也。夫天壤間順之
而通。逆之而壅者。無論水性民情一也。通則遵途。壅則必
潰。其至於潰而奔放橫溢。其孰能禦之。故曰：以人治人以
水治水。蓋言其順也。雖然言一於順。而不以隄防止之。則
滔滔者又安極焉。是故道民者必齊以禮。行水者必蓄以
澹。此順導之善政。可與賢者語耳。是役也。因民情達水性。
順其茹吐。因以隄防。建萬世之功。而胥徒子孟鳩材子價。

人人各厭其欲問所予則盡出諸公勿發閭左畚鍤如雲
雞犬聞如也卒之水歸於壑民甯於家黃鵠泯於無言而
元圭可以載錫不賢而能之乎於戲藉賢侯之來也而成
湖將不藉湖之成也而繼公以來皆賢耶則公大有利於
吾郡者矣錢塘一湖豈專美於今日哉公諱敦復號雍明
晉陵無錫人丁未進士起家度支尚書郎諸凡順流更始
種種善政善教具口碑中茲不述

重修烏龍王廣濟廟記

李德恢 郡守

今上龍飛之二年歲在戊申予承命來守睦州任三日例
謁境內應祀神祇吏以烏龍王具呈爲應謁祠宇予初以

典籍不載心竊疑之吏與耆老備以烏龍王之顯於唐盛於宋而祈禱屢應之實爲告子聞其說固未之信歲在庚戌夏六月大旱民困極予率僚屬徒步迎神以禱甫及市而密雲四布須臾雷雨大作予與僚屬冠裳盡濡明日再雨又明日再雨是歲大熟予猶以爲一時偶然未之深信今年夏又大旱且蝕苗欲死民困尤甚予率僚屬遍謁境內神祇莫之應復迎烏龍神於市素服免冠徒步未幾而四境卽雨旣則本境大雨俄頃間六邑之苗槁者蘇蟲者茂困者起而歲不告凶老稚男女皆謂神之靈所致予至是未敢決信而亦不敢以不信焉載考郡志神昔爲土隱

於烏龍山以建白爲令所斃沒後報於令者甚顯且怪郡
人因以祀之其殆英靈正直之性與烏龍山峻層礪祠之
氣化而爲一乎又蘇子所謂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
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者乎不然何其亘古今越宇宙
而靈異無禱不應耶歲旣熟民以神之力無可酬必修其
殿宇新其廟貌而後可以申其報祀之意懇以爲請予然
之衆歡趨之不逾旬而積金穀若干甫三月而告成董其
事者請予言勒石以垂不朽予不敏姑述此以識歲月云

建試館碑記

王應華

余讀子輿氏之言曰士何事曰尚志而知志之爲烈也大

矣是以志存乎致主卽批鱗伏蒲不爲激志存乎澤民卽
救溺拯饑不言勞卒之志成而天下頌之予奉簡命校士
兩浙至嚴陵而如見宋又希公之志焉其建校士館也人
以爲公之功余獨以爲公之志志維何曰公昔爲諸生時
見督學使者之按茲土也三載兩試時無試館一切取之
民間爲簞爲椽爲木爲竹爲几爲凳爲麻爲篾老者弱者
負者戴者裹糧而至鱗次而集夏之日揮汗如雨冬之朝
手足龜烈吏徒訶諄固或恤也用是惻然有動於中以爲
校吾士而困吾民若此也欲白當事者建館焉而時事孔
棘莫之能任喟嗟久之乙卯公登賢書壬戌成進士遂自

謂可以成吾志矣。筮仕海虞，繼補魏邑，埋都亭之輪，秉雁門之節，二十餘年，俸之所入，置之匣中，以畀郡邑守令。值鳩工構材，闢土不踰月，而崇墉櫺比，堂廡秩如。試事所需，罔不畢具。昔之擾諸民者，今則一介不取。巷陌之間，喜相屬也。子來嚴者，再登堂矚目，見夫崇隆其制，巍煥其觀，丹楹刻桷，聿然一新。諸文士循序而進，彬彬儒雅，展雕龍之手，舒挾天之才，欣欣然以爲非宋公之功，不至此而子則謂是宋公之志，至今日而始成也。公前執法臺中，忠謨侃侃，時動皇鑒，念及桑梓，解絹賠苦，特疏改折，豈非范文正公所云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此物此志也聖治日新文風日振嚴之士民頌德無窮將
千百禩而如見宋公之志予敢辭一言不以紀其盛乎爰
拜手而壽之石

龍山書院記

徐楚

聖天子萬曆之元年臨川靜庵陳公以名御史來守是邦
下車之初解網寬征課農諭俗甫朞月政道人和莫不興
行親睦孝弟之風藹如也閱夏序薰絃載播泮頌方殷合
一郡六邑之士較藝行臺拔其尤者若干人務得英才而
教育之旌賞激勸來多士心又懼其文詞之盛而躬行之
鮮也度郭外龍山之麓爲會文書院以居之堂楹號舍樓

閣池塘庖湍垣墻罔弗周備豐之以廩餼董之以師儒且
試閱必親教思無倦上稽六籍洞啓心源諸生游泳其中
日劇月刮各就裁成錦峯繡嶺之間彬彬乎棫樸菁莪之
化矣於休哉維茲三載公且奏最還朝諸生相與繹思言
於郡邑博士楊君德輿劉君伯潮師友多賢仰瞻山斗一
如紫陽白鹿故事而張生宗馬生希會不遠三百里來漕
山中覓予一言爲公誦之顧楚與公夙嘗傾蓋而箕箒簞
三子又皆及門其何說之辭抑聞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謂朋友講習非文何資而三人同心輔仁爲
最是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取之相觀而善之中體之退

藏於密之後以窮理盡性爲要以正心修身爲本固將蘊
爲德行行爲事業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矣豈
徒納交一時文墨議論後先名實之計哉是用鐫石紀成
尚期連茹彙進以崇明德以無忘陳侯之功而茲石因之
不朽矣諸君子其深念之哉公名文煥字汝昭號靜庵由
進士起家歷官中外直聲雅望方以天下爲己任人以比
之文正范公云

學田記

徐廷綬

古者建國郡縣皆置學以教鄉之子弟而贍以田自宋余
公靖始今所在郡縣間有之我嚴學田則郡侯陳靜庵公

首置云公江西臨川人也起家進士歲癸酉由名御史來
守我嚴逾年政徹百廢具舉乃行鄉約修學宮關會文書
院拔士之雋者教之而資以餼廩士益斌斌興起乙亥秋
有事文廟謂同寅林公鳳崖潘公見泉周公心鑑曰嚴故
浙文明地也士不減他郡而學未置田其何以示優厚而
稱我國家養士之典哉遂毅然任其事白之按臺鵬峯吳
公從憲出贖金三百以屬之建德尹王君師元主其事命
耆民馬軫阮模度田之高下遠近聽民自售戒之曰毋縮
直毋強不欲毋易磽瘠以苟足成數民聞之欣欣喜曰我
有子弟惟侯教之士有餼廩惟侯給之復費乃公而弗之

圖人其謂何爭以田助侯却之令主者與之值值乎視民私易勿銖損得田於城北門外等處者總百畝有奇置籍登其號第若畝與歲入之數畝取五斗以供國課餘以銀代輸之學以待歲之恒用與士之貧者婚喪不能舉者其規畫措置悉如侯所措云於是郡文學楊君德輿等謂茲曠典弗記懼無以垂久而示勸將來也乃命張生宗馬生希曾屬廷綬記之綬聞之國之養士猶農之樹稼勤藝而壅沃之稼之所由成也強教而說安之士之所由成也侯任事無一不底於理尤以興教化成就人才爲急先之以德行課之以文藝優其資俾致其心志以明道而需世用

不啻良農之樹稼也凡我邦士亦思自養以敬修其業夫
六經語孟聖賢之訓具在也明聖賢之道以修身治世作
人者侯之學術也勗之哉勗之哉以心爲田以德性爲種
以問學爲鋤基有事焉而弗忘弗助以需之自養不當如
是耶苟私其養弗率其教而荒厥業於罔成是苗而不秀
秀而不實蕘稗之不如也如樹稼者何語曰良田無晚歲
膏澤多豐年此陳侯意也綬不佞敬爲我邦士申之若侯
之德政固有頌有序有民之口碑在不具述

文昌祠記

胡同文

文昌祠者嚴陵今所創立者也祠居卯峯之次距城東四

里許其山由富春蜿蜒環遶而上兩峯疊峙巍峩崒嶽爲
郡東障其第一山名卯峯視次峯稍東焉先是郡人因卯
峰故遺廢塔鼎新之復恢以廟廡週以繚垣蔭以樹木蔚
然巍然稱偉觀矣若其次峰巔平廣方丈餘度可構屋數
楹而曠廢未舉也萬厯丙子夏郡二守鳳崖林公偕鄉之
馬君子驪湯君之盤登其上徘徊四顧視二君歎曰美哉
是峰也襟激流帶黠水諸峰羅列出其下而平原在望闐
闐密邇獨此久無建立非缺典與以質諸郡守靜庵陳公
節推心鑑周公咸翁然謂曰茲盛舉也盍圖之於是各捐
俸若干金乃命工伐石鳩材勦事董其役者耆民阮模輩

也工方始於土中得石刻題曰羣賢峰已而樹立忽天光
煥發四鶴騰空而鳴觀者稱歎以爲川嶽之儲精蘊靈於
今其宣洩之焉祠爲堂凡三楹門廡皆西向兀然若爲郡
之屏蔽其後於祠者則元帝廟也祠內肖文昌像其上因
以名焉是歲秋仲祠落成余竊歎夫是祠也其誠大造於
吾巖者也夫人以地而異地以神而靈茲二峰者當卯位
木之精華屬焉爲能幹元化宣湮鬱以際離火文明之會
而復有神以相之非吾巖文運聿興之兆乎或者曰陰陽
成象天之文也剛柔成質地之文也合陰陽剛柔之理以
統會於吾之一心而靈明洞達闔闢變化經天緯地以成

其所以爲文則以之輝宇宙而垂無窮者固自有在若祠
奚庸也然不聞夫星聚奎而濂洛肇嶽降神而申甫生乎
人以其至虛至靈者擴充乎造化至精至粹之蘊而實造
化者有開必先昔眉山草木枯於蘇氏之肇生而尼山之
麟河東之鳳洛中之老率由於地之勝槩所鍾謂川岳之
靈非有助於人不可也吾嚴文毅商公固斯文之倡也其
解於卯適與是峰之定位相符契則夫祠建而來鴻鶴之
祥者又非偶然矣郡多士登是祠也仰而思俯而視盍圖
諸人之所以文於地者乎抑圖諸地之所以文於人者乎
合而圖之則應運而生以和鳴國家之盛當必有翩翩繼

起者我林公大造於吾巖之功豈小補哉維時郡學博凌
文英邑學博范鳴陽等一時躬際其盛僉曰是舉也不可
忘也盍勒之石以永其傳命庠生張子文德俞子一科屬
子記予不文而竊幸以名附也遂僭次其略云

建昌山呂公橋記

呂昌期

聞之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則令民除道成梁者
制也昔刺史王周見橋有覆民租粟者輒引爲已責晉公
優游梓里鳩工伐石而猶以綠野名橋若是者倘以爲橋
梁繫民至重故一以乘天時一以飭人事不可不亟圖也
惟是我巖城西南偏其建昌阜以烏龍之末派也依阜之

東偏有渠實東西兩湖所會外洩於歙江者而阜有液以注之顧其地爲溇遂孔道以達於徽甯諸省直而羽書部驛之所輻輳也獨奈何按其地勢則嶮巖特甚水所洩者割剗而成溇水所赴者嚙蝕而成坎伏蕩頽毀崩決不常或時值燥旱下塹而升高兩脛至股爲沙土所淤卽數百武如歷羊腸鳥道頂踵淫淫汗溢矣及一漲潦則擔負提攜者捧函牘赤白而馳遞者並比鱗次羽招麾譟噪竟日不能爲虹蜺之三躍卽邇年左右夾渠當事捐資買剡木造長洲船似可爲若渠謀利濟矣然究之旱則推舟於陸而於渠無所用之漲則兩湖及百道飛泉會渠而出者衝

泔泔舟方橫以渡水則縱而擣未得其濟而先赴盤渦
灤濇中葬魚腹於是乎舟之計復窮然則長民者甯將竟
無策以爲橋計乎於是平陵呂子守是邦二年思夫不暫
勞者何以貽永佚不小糜者何以集大工乃徐解月俸囊
出朱提金得若干緡懸以爲喜事者嚆矢其有能疆仁慕
義願以一緯絲資帷幔幅不問四民咸聽之於是乃戒事
乃致用乃始乃畢各隨其辰所主辦之遂底於有成矣顧
一時預斯役者勞不自居會而名其橋於守曰呂公呂子
日以余一日爲嚴吏長有一日首若事卽以余名橋亦得
第余又思之杜預建富平橋功尤視王周晉公大也落成

之日天子勞苦之曰是橋非卿不立而預卽反報命於天
子曰非陛下聖明此橋不成嗟夫其在今日橋以呂公名
矣第名呂公者又當思呂公安位行志與爾嚴建此橋獨
以有聖天子寵靈藉遂勒石

改闢泮池得靈泉記

李臺

水行地中非氣盈勿發其有溢旺氣而泉者得竅最善旱
乾水涸微出或不能繼其有觸靈泉而湍者竅多最善睦
州郡庠爲烏龍山之中脈而中脈之所盤結止此不奔是
以脈鍾而氣旺泉蓋伏千百載未發也今萬曆己卯仲春
郡侯闡蓉江楊公葺庠宇改闢泮池五尺許復浚而深之

可三尺許見石以爲底左得泉竅五右得竅二七竅旣露
泉涓涓出命工以石環砌泉來穿石出不已倏然盈池觀
者始指異之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至曰自吾生是州眉龐
齒鯢未嘗知此池下多竅豈天疏地鑿之以彰厥靈耶請
因以爲頌初頌曰作泮之役用以及泉我公戾止色笑綿
綿再頌曰言觀其竅異方自發育我子弟探於月窟三頌
曰地有七竅上應斗星人文中合造物之靈頌已公聞之
曰吾之泮也其果異耶其果妄耶諸士喜而書焉請志之
石以貽遠者

漢高士嚴郡釣臺碑記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東觀
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世韜其光隱而
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出而不屈消息治
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遊於天復歸於無間
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
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治用若盛乎
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
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時靜
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
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

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
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梁子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
塵則釣臺尚存仰瞻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季葉浩浩澆
風薄溘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爲君富貴於
我有如浮雲名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
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
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
古不泯

國朝

重修嚴州府儒學記

嚴州任風厚
知府

學校爲治之大者也古者六藝之教皆出於學是故
禮以復其性樂以和其心射御書數以觀其德而辨
其能而又博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文以周知天
地民物古今治亂因革損益之宜至於飲酒讀法養
老興行進退人材議大政論大獄出大師莫不於學
焉成之其所以教士之法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人倫日用之間循而習之朝夕而察之羣居萃處周
旋告戒以涵濡之其學成而用於世則公卿大夫爲
天子興教化牧萬民以至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兼將
相者皆是也蓋三代王道之行其所爲學與封建井

田相表裏者如此上之人所以不勞而天下定也後
世學制代有變更而率不能如古法郡國方州徃徃
爲廟以祀孔子至宋慶厯四年令天下悉皆立學以
所祀孔子之廟闢而廣之爲學舍以處生徒此今日
大成殿明倫堂之制所爲以今之法行古之道也我
國家肇造寰區度越前代四十餘年之內文教聿隆上
幾二帝三王之治今

皇上崇尚儒術表章六經萬幾之暇每命諸臣考校墳籍
賦詩應制誠哉明良喜起之復見也且以孔子之道
彌綸六合包函百王

御書萬世師表頒賜學官嗚呼盛矣自學校祀孔子以來
未有優入聖人之域重其道尊其人如我

皇上者也風厚承乏嚴陵於茲十載視事初首詣文廟觀
其風雨漂搖頽圯殆甚喟然曰此數畝之宮鞠爲茂
草誰之任也嗣是亟加葺治然歲月浸久椽柱蠹崩
非大創鼎新其曷可垂遠於是節省俸錢以採木植
以陶磚甃土石材葦以次備具遂選日鳩工盡去其
舊而一新之自大成殿以及兩廡啟聖公祠逮講堂
齋舍凡三十餘楹前築堅垣自戟門至櫺星門凡一
百六十餘丈監事董工則以屬之叅軍程秉方經始

於丙寅年之冬訖於丁卯年之夏予乃偕司馬張公
超越別駕王公嘉植釋奠告成焉爰與廣文朱進唐
炯進諸生而言曰二三子其黽勉於斯道乎夫今之
儒者相與求講說課文辭以爲吾道在是矣卽有出
類之才心慕聖人之道然狃於科名困於帖括而未
遑也不知聖人之道非帖括所能困非科名所能狃
抑非講說文辭所能錮其胸臆也蓋所謂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人倫日用之間而已毋易其人倫毋忽其
日用仁以措之義以裁之忠恕敬信以敦固之然後
敷之於講說發之於文辭以成其帖括而赴其科名

則雖今之儒也要不異於古之爲儒者矣爾睦陵山
高水長靈氣所鍾宜其有不世之英負天下之望者
爲

與朝黼太平之業較科名於文毅媿功烈於莊襄庶幾乎
南軒東萊之所以紹洙泗者其教猶未泯也二三子
其亦有志於斯乎是予所跂望者矣遂援筆而勒諸
石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任風厚

康熙辛酉夏余返棹嚴灘謁子陵先生祠見廟貌傾
圯飄搖風雨爲之感感不甯者彌日乃捐俸首倡而

同事諸君子亦先後輪助庀材鳩工若雙臺若塚墓
若祠殿咸葺新之更創修問隱堂客星亭立坊表曰
千古異人棟宇碑碣頓還舊觀越二載告成咸屬記
於余傳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當光武時除新
莽之亂投戈講藝漸臻太平先生猶抱道不仕豈樂
以石隱終哉蓋亦習見西漢張禹孔光之流皆一代
名儒緘默固寵釀成王氏之禍至揚子雲與荀況齊
名甘心爲莽大夫而不恥卽同時有侯霸者位至台
鼎先生亦以阿諛承旨相規諷焉則知百餘年間柔
媚澆恣之習牢不可破先生思有以振之故堅臥不

起足加帝腹使天下知有天子不得而臣之士卓然
與夷齊比烈以致東漢風節皆聞聲而起其後雖以
孟德之奸猶不敢遽移漢祚亦名義有以懾之也且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至是已數十年而先生猶謂帝
差增於往昔則其不能致治於唐虞三代之盛亦可
見矣使先生爲諫議大夫則必諫諫則不能盡從而
至憤激怨懟以去君臣之義不終而朋友之誼亦薄
孰若高尚其志之爲得哉昔范文正曰微先生不能
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竊謂士固有
志何至相逼先生之高非光武所能遂而光武之大

洵非先生無以成之也余司牧此邦景仰前哲故新其廟貌以永俎豆於不祧而且爲

典朝風節之勸豈僅矜名勝資遊覽而已哉是爲記

重建嚴州府學名宦祠記

毛際可

康熙丁卯夏闔郡士民以前二千石梁公遺澤在人久而弗諳爰合詞籲於郡伯任公轉請學憲允祀名宦而名宦祠自明季兵燹久已鞠爲茂草欲祔主於三賢祠向之俎豆范文正諸公者列坐於其側乃任公謂名宦載在令甲而三賢爲民間之專祠不足以仰副盛典且千百年來凡有遺愛於斯土者終聽其

廟貌毀廢移祀鄉賢瀆亂祭典殊非酌德報功之義
遂議重建名宦祠醵金鳩工子來恐後其磚石之費
郡伯任公一以身任之甫匝月祠宇落成屬際可爲
文以記竊謂

國家首重學校而附於兩廡之左則曰名宦凡以風示有
位也我睦之良二千石若宋廣平杜樊川姓氏班班
可考惟文正公之遺澤尤遠嗣後循卓著聲代不乏
人而梁公更爲

本朝數十年之冠宜乎民之弗誼也際可見時讀文正公
山高水長之句私心卽知向慕登第後與梁公同謁

遷京師及再遷而刺史吾郡際可奔走薄宦不得一
望顏色梁公隨陞甯紹憲副以及今屈指十餘年士
民臚列政績崇祀學宮且并前此之廢墜而一新之
俾先賢遺愛皆奕奕昭格於春秋禋祀間豈偶然之
數乎更有慨者近日名宦多因其子孫之通顯而相
市以虛文若梁公隸籍山左相距數千里後嗣之興
衰存歿音問闊絕皆無可考非有請託要結之私亦
見我邦人心風俗猶存三代直道也後之守郡者知
一時之榮利有盡而奕世之瞻仰無窮慨然以父母
斯民爲念無愧文正公以來諸君子之深仁愷澤且

近以梁公爲則倣焉其亦聞風而起者歟是舉也創
議爲薦紳王子齡昌詹子麟禧何子瑞景宋子鈺文
學施之圻夏有貞戴茂烈詹兆禧里民孫洽其餘捐
貲姓名皆備列碑陰是爲記

重修府城隍廟記

何士錦

嘗謂國家祀典所戴名山大川之神高城深隍之守
及琳官紺宇盛衰興廢恒與治亂相始終故當兵燹
頻仍饑饉交至民人流散井里蕭條爲政者方治師
籌餉撫循不暇而暇廟貌之輝煌乎逮

聖天子懷柔以德賢藩牧招徠以恩叛者歸心去者復業

斯時父子咸甯重瞻化日然後修舉廢墜虔共神明
易圯壤而維新之以無曠守土之職蓋非有所邀福
於神明也前年甲寅春寇起西南繼以閩叛不逞之
徒揭竿草澤蹂我邦鄙燬我室廬殲我民人各邑山
陬封豕嘯而魑魅巢郡民纍纍然入山樵保城市幾
空大吏聞而憂之選才德上請以睦陵六邑授我郡
伯陳公公單車馳任視事畢例謁城隍廟再拜稽首
用將誠敬旣進父老而言曰斯神也郡倚爲保障也
箕風畢雨莫不由之而敗壁頽垣丹青剝落吾見神
靈之不我妥祐矣今日爲爾民保境土爲爾民全家

室雖予刺史責而神實共之諸所理葺姑少俟焉於
是獎帥士卒躬詣寇壘宣朝廷威德示以坦懷遂相
繼就撫而各縣乃甯然公露草處者三閱月卽歲除
不得休沐正月朔旦睦人相慶如往歲若不知有兵
戎之警者爰從者定之暇以建修城隍廟請於巡憲
萬公萬公稱善首捐俸五十金爲創復謀前鎮鮑公
協鎮洪公司馬劉公別駕趙公暨六邑侯闔郡紳士
各助乃資外其大者公出俸金以主之鳩工庀材子
來趨事由門而廡以達於庭金晶碧瑩炫日耀日大
啓寢殿峙以危樓後置佛閣三楹士夫耆老謂公勤

勞無以報德卽其左址闢地爲堂名曰召憩奉公位
祠焉且擬勒石傳之永久而以其辭屬不佞不佞受
而紀之曰圖治有序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神妥神妥
而雨暘時若癘疫不作萬寶告成疇昔軍興之日民
離其居士逸其塾鴻雁嗷鳴莫之或恤公之蒞吾郡
也先之以撫叛而反側安次之以鞠育而民生奠終
之以建廟而鬼神福於是知盛衰興廢與治亂相終
始而轉亂爲治舉廢爲興非公其孰能哉故予記廟
碑先及吾郡之亂與亂而復治斯民由化離而重遊
熙皞歲歲擊鼓吹笙刳羊薦醴迓神庥於罔極者皆

公拮据之所致也後之觀此者贊歎踴躍知公爲國
家崇祀典爲嚴陵造福澤垂諸千萬禩引之而勿替
也夫公諱于廷字憲章盛京滿洲人

文淵書院碑記

陳 詵 海甯

余往過嚴灘於山見雙石嶽崎於水見十九泉澄碧
於人憑吊嚴子陵方雄飛之高風逸德嗣徽音者理
學儒宗則喻子才方蛟峰文章名世則商文毅姚文
敏皆磊磊明明卓犖千古迄今粹美人文甲於兩浙
意必有大君子相繼休養陶鎔餘澤流風乃以不墜
旣而考志乘漢以前曠遠難稽梁唐以來如任公昉

杜公牧守斯郡者皆賢哲相繼至宋范希文特創龍山書院張敬夫繼設麗澤書院與朱晦菴呂東萊往復辨難明道講學於茲土宜其文獻蔚然越今未少衰然龍山麗澤兩書院一燬於元初再燼於明季蕩然無復存者歲己亥我

皇上特簡內院侍讀吳公來牧郡公下車釐剔一新百務具舉乃獨捐清俸於府庠東偏建書院一區顏其坊曰文淵爲廳爲室爲廡爲門後爲庖湑宏敞清潔以萃國之秀良聘鄉達進士張君雲鶚爲之師風聞四方負笈接踵科名鵲起文教重興中丞朱公聞之喜

額其堂曰麗澤蓋以南軒先生耦公冀其前後輝映
爲國樹人傳世不朽也庚子夏余歸田嚴父老徵余
記余乃慨然追維三代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所謂
念終始典於學尚矣漢世購遺書遺經始出迨晉人
尚清談唐人尚帖括遺經存而經學終未明藉非朱
子發微闡幽何以使吾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也
哉朱子新安人與嚴接壤公先世亦新安人爲延陵
後裔而能彰明朱子之教於其所履守之郡吾乃歎
又運之興有其倡者必有和者遇合原非偶然學者
尚其體賢太守儲才育德盛意從事淑身經世遠謨

無徒取一第以博人間富若貴也豈不與山高水長
同永且有烈光也哉公諱昌祚字爾熾三韓人書院
成於己亥臘月之望日是爲記

重修嚴州府學碑記

張雲鶚

今天子崇儒重道講學興賢海內郡邑皆學學皆材材皆
軌於中正仁義鰓鰓不失尺寸而嚴之有學也自漢
以來沿革莫考詳於志冊者宋雍熙二年牧守田公
錫改創州治西北隅景祐中范公仲淹爲闢堂宇齋
廡而置田者趙公抃構殿者胡公寅闢尼寺爲門南
向者張公栻一時名賢碩儒後先興起吾道綿延賴

以不墜奈悉燬於元末兵燹之餘而幸振於洪武鼎
新之始中間厯守斯郡類能因時補葺易朽爲新澤
宮不歎茂草而尤嘖嘖人口者趙公士敏卜地遷良
後莫能易嗣是而梯雲路濬泮池射則有圃餼則益
田治號舍三十六間聚藏書數千萬卷前明三百年
文教爛然賢才蔚起殆良守力哉

國朝龍興八十年來修舉代不乏人乃地界雙江洪濤間
作康熙丙申丁酉連歲水溢城不沒者數版郡學牆
宇傾圯僅存大殿數楹金壇王公廣益適於是時靡
守茲土廟見慨然曰吾責也倡捐清俸市材鳩工啟

陶陬日乃今落成門有伉容廟有展儀廡有廉隅堂
齋次舍增築緝續先是周垣用土水浸輒頽至是石
爲基磚爲墉屹如山立經久垂遠財不藝征人不徒
庸有奐有翼洵美矣哉維時佐郡張公若霈宰邑薛
公景珏侯公學修吳公子俊史公鳳簫陳公維嶽李
公德峻總戎費公俊各分俸以勩厥成而學博廷璜
祝君士銓唐君左右斯役焉師士欣然請記余維學
以立教教以因材材以隨地吾嚴山峻水冽鍾靈於
人宜多孤高清介特立獨行之士如漢有嚴子陵唐
有方雄飛兩先生其最著矣宋自范趙張呂相繼爲

郡守博士官教化大行節義屢著迨其季年猶有謝
臯羽擊石悲歌正首邱於釣臺山畔豈非川嶽精英
見於姿稟而成於造就者然歟夫士多瑰奇卓犖設
學以聚之正以發其高大光明之氣而去其委靡庸
鄙之習必有圭璋特達任重致遠追踪前哲爲

國之光者將於是乎發軔焉是役也仰佐

聖天子右文之盛心而合龍山富水之秀靈以範於尼山
泗水之純粹也可不謂先務哉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張雲鶚

東漢隱君子曰嚴子陵先生嘗披羊裘釣富春大澤

中郡之名嚴實以先生重百里提封直與雙臺片石
共千古焉前明嘉靖間刺史吳公世澤建祠於府治
報恩祠西南萬曆二十三年後守陳公經濟以雜處
闒闐不稱清風乃改創於建安山麓背枕高岡面臨
流水清幽閎曠廟貌惟稱

國朝康熙二年邑宰胡公應華曾爲補葺屆今五十餘年
斷瓦頽垣無復存者太守王公廣益慨然興歎謂先
生守道自高塵泥軒冕不但富貴浮雲抑且功名土
芥尚何有於千百年後一椽寸瓦之興廢爲哉然先
生修身學道廉頑立懦卽其流風餘韻猶堪礪俗磨

屋少凡示
卷二
鈍則俎豆馨香亦百世之人心自不能已爰捐清俸
鳩工庀材不兩月而事竣輪奐規模視昔較增董是
役者建邑縣佐劉公世正也且構廳後別室三楹以
居守者旁拓行道五尺則王生大仁捐給勸事從此
山高水長人人寤寐嚴先生之高風亮節與今太守
激濁揚清之意不與雙臺片石並千古哉

重建試館碑記

宋 溱

嚴陵才藪也向之試館遇歲科兩試皆臨期構廠一
時需用則取給於應試之士子人皆病之司土之官
亦病焉自明大司馬宋公爲諸生時卽慨然以勸建

試館爲已任迨歸田後出歷任所積俸資購地度材
鳩工揆日爲堂爲廡爲廡爲門以至廚庖寢溷犁然
畢備遂爲永利

鼎興以來誕敷文教廣額作人人思濯磨靡不蒸蒸向風
讀書與試者日益衆而向之號舍不能容於是督學
彭公始創增設之議繼此而王顧兩學使皆有同心
事猶未集庚戌歲晉江李公按嚴銳意充拓幸際郡
侯蔣公以芸館詢宗出典山郡其造就人材培植士
類以仰答

當亡作人之思靡所不至遂身任其事會李公赴名乃

詳請制府程公暨學使帥公報曰可因得悉心區畫
上承德意以潰厥成由堂堦號舍及於門闌繚垣凡
向之卑者崇之向之隘者廣之而今而後士之較藝
於斯者伸紙揮毫俾各得盡所長以邀一日之遇孰
非我蔣公之所成就歟由是而知凡地方興舉之事
惟恃乎官斯土者留意整飭則無美不臻袖手悠游
則事幾坐失向者歲久因循何以等道旁之築今者
咄嗟集事遂同不日之成雖時至事起理有固然銳
意整釐誠非其人莫任也則自今以往都人士之感
德而謳思者不且與前人並不朽也哉公諱林字元

楚登乙未進士廣西全州人

王中憲去思碑記

張雲鵬

中憲王公守巖四載丁內艱將去睦父老懷澤愴惶
罷市巷哭援奪情例倣借寇故事奔 兩府祈

入告太守持不可慰諭諸父老且密啓兩府以義不可留
狀亟請代大吏躉之子其去行有日矣蔽芾之思不
能忘也迺銘實蹟徵記於余余維龍山敦良釣泉清
幽地靈人傑多來賢守思范亭前登高憑吊希文之
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者乎而前乎范者任昉房瑄後
乎范者趙抃胡寅張栻名儒接踵後先輝映或肖像

血食或貞珉紀功遠者一二千年近者六七百載郡
志紀述遺老傳聞如見其人如承其德至今嘖嘖齒
頰間也而况親炙休風躬承盛美如公者其又可忘
耶公以發奸摘伏之果禁暴除殘之敏寸斷片折之
勇顯微闡幽之明夫人靡不多之而掩惡就善之幾
違曲從直之論去面革心之效秉公行恕之權人亦
無不化之然公方黜己之聰明徵於民之視聽於是
疑獄反矜恤行恤者生疑者信沛乎若河決下流而
東注恢乎若虹燭險魃而醜彰矣醕靡獎浮夸斥斥
者革獎者勉疾然如盧扁之迅起膏肓朗然如日月

之照徹矇瞽矣水旱災祲已饑已溺真有慈母嬰兒
痼瘵一體之愛却金暮夜飲食貪泉而不易其操而又
以其餘力修聖宮創賢祠浚河渠掩枯骨興立教化
臯比談經若和風之於密谷素綸之於綱紀境內肅
然百廢具舉蓋其宅於中也宥而密詳而理明而不
苛察而不煩是以其遇事也貞以崇幹毅以樹功權
不得而干利不得而私請不得而行詐不得而蔽其
殆繼文正之徽風而後可光前者乎宜睦之人士思
公如思范而且與任房五君子並傳百世也豈非川
嶽鍾靈若引若接曠世一遇運數固有然哉則於其

去也能不戚戚以悲而又可忘耶於是郡紳士張雲
鵬等送公於江之澚而歸而勒其言於石公諱廣益
字受州江南金壇人

郡侯吳公實政碑記

張雲鶚

今

天子乘乾御極子惠元元首重吏治夫吏治則莫切于守
令矣令與民最親守與令最近太守一官卽古諸侯
之長牧伯連帥之重寄也守以率令令以甯民而民
生之休養生聚賴地土以業耕民出力役以輸貢賦
所謂地丁是也十年編審其甯民之大綱爲政之要

圖也哉我郡伯吳公下車之三載適當建邑稽查
編審之期邑附府郭戶口雜沓頗號煩劇非他邑可
比嗟乎仕宦場中每以權力軒輊爲從違意指好惡
爲去取守有所欲令噤不一語卽欲補偏救弊有所
指陳動輒掣肘又其甚者迎上之意自便其一人舞
弊萬姓罹殃一日徇情百年流累則清編利害非獨
係之邑宰已也我公毅然曰是余之責也夫乃引邑
父母薛君而告之曰若宰建踰十年矣胥役之情僞
里甲之良奸強梁豪滑之行私隱射何者宜興何者
宜革若知之稔其悉心前箸但有裨于民惟若所爲

撓若法者吾助其鋤去其向時陋弊所以餌守及郡
經胥之所迫索概勿予予則白簡具在薛君諾且喜
乃悉舉其十有餘年蒿目躊躇之素志條分縷晰次
第申詳公剪燭憑几凝睇披閱漏下數十刻不倦鄭
重審慎參酌可否一一見諸施行如順莊編里豪強
不得逞趨避之謀按里籍田經胥不得操羸縮之柄
糧無二則包攬何益矣丁無重役賠累息肩矣榜于
衢路觀者如堵矣衆論翕然民心大悅悅邑侯之能
奉令也能燭弊也能不欺其上以力于行也尤悅太
守之能表正也能倡廉也能知人委任使善曲勸贊

底績于成也傳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公之謂也龍
山富水烟火萬家覩芄芄之黍苗其公之和氣陰雨
乎撫熙熙之赤子其公之乾始坤成乎良法美意繼
序其皇中心藏之其又何日忘之也哉敬以父老之
質言不加文飾而勒之石

郡侯蔣公去思碑記

宋楠

睦陵居兩浙之上游富春介萬山之深處地卑土瘠
時厯水患之憂薪桂米珠恒切調饑之嘆撫茲土者
非得清廉寬厚之政慈祥愷弟之仁通志類情淪肌
浹髓曷使萬衆傾誠軍民愛戴誌去思于不朽哉惟

我 蔣公祖一代夔龍九州山斗五百年名世旣應
運而挺生二千石循良遂因時而岳降前爲翰苑名
公今作睦州名伯下車讀法宣 王言一十六條

月吉播和提民聽百千萬戶四知獨凜祇期潔已盟
心三尺不撓更欲使民無訟飲嚴灘之勺水甯染一
塵溥慈惠之寸心來蘇六載米價騰貴則平糶救荒
旱魃爲災則躬親步禱而且重建試館振八代之文
風勸課農桑沛千家之膏澤仁心善政美不勝書興
利除奸筆難盡述是以九曲江邊灑遍隨車甘雨三
奇峯畔行來有脚陽春此誠曠世罕見之名賢六城

共仰之福曜也今當 內召束裝屆期嚴之紳士軍
民戴公者深感公者摯走函都下丐余一言以誌去
思余不敢作一諛詞第就公之實心實政列其梗槩
俾後之蒞茲土者聞風而則倣焉其垂休于睦郡者
豈有旣歟是爲記